

史228·2 164

574·2 ↓.4379
印 2 3124

史228·2
574·2
印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九

哲宗

紹聖元年案長編元符元年六月終元豐八年五月以後至元祐九年此當

依被元正月考是錢大昕西閏元其正月上已書元祐九年此當

司南京許於本處居住張誠一追復舊官長編卷三百

六年五月十八日使太平觀紹聖元年正月七

舊官復使太平觀紹聖元年正月七

庚辰議開雞爪河未幾百祿言回河原注趙鼎臣河渠

書云入年四月與安撫奏乞開雞爪河又紹聖元年正月

月八日有開雞爪與安撫奏乞開雞爪河又紹聖元年正月

畢沅通鑑云水官與安撫奏乞開雞爪河又紹聖元年正月

東流闊處無二步溢以漲水何可勝約去歲嘗聞雞



瓜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日東流既不容北
 流又悉閉上壅橫潰之患可勝道哉請先導張包以存
 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快水流既通則河將自
 成矣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備議合而眾相論難累
 日不決乃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水利害會逐司詰之曰
 將濬雞爪以決東河於北流趨水官曰不可張包存
 則東流敗矣詔使曰審爾則水之趨北勢也柰何逆之
 由是從備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會詔中格後罷
 丁亥左司諫虞策言今歲大河水入德清軍城一城生
 聚被害者眾蓋是水司失於預備若選臣僚與熟於河
 事之人仔細行視必可以見得將來水勢所向緊慢於
 逐處州縣鎮城預作隄防免公私倉卒受患詔令都水
 監丞鄭佑等并本路安撫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聞
 奏先是都水司者吳安持奏案宋史河渠志二安持言
 子向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界為害愈甚乞塞
 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三省即令安

持與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時蘇轍以祈穀宿齋不與也

案樂城集頴濱遺老傳云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
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月日轍以祈穀齋宿即
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是呂大防為山林使行有

日矣轍見大防於待漏語及河事大防直視曰此大事
 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范純仁舊不直東流

議轍告純仁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純仁曰命已
 下柰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即議於皇儀門外而再

降指揮使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議可
 即一面施行有異議疾速聞奏純仁始意與大防背至

是乃相信服紀事本末

戊子三省言權河北路轉運副使趙偁言恩冀舊河既
 已淤澱內黃宗城不可復塞而闕村一帶乃大河所行

之道欲乞纔候冰消卽開闕村等三河門使伏槽之水就不順直卻行開濬澶淵故道準備分播漲水是時水衡銳意回河論奏以千百數詔率下轉運司議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爲解俾獨居中持議不少假借每沮卻之因復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搔動半於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道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阨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古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完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口廢上下約門闕村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八年二月本官議以

北流淺小可爲軟堰權閉漲則決之趙俾上議曰臣竊以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河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能去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例而不知異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可矣於是詔罷軟堰五月水官又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俾爭不能涉旣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干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郡浮梁幅員數百里縱橫散漫漂廬舍敗塚墓遺民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號之聲

數里不絕是年冬水官請因河狹淺權堰斷使水勢入孫村口是年偁又上言壅水爲患者驗甚明臣嘗進愚議正謂此也今有司又欲遷德清并欲濬清豐諸口歸納故道臣謂河過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而無患世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間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勢可見柰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橫壘六塔商胡小壩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也先帝睿斷灼見河勢且鑿屢閉屢塞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昭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

就效也臣請閉闕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數建河議水官均未能屈或遣以甘言說偁曰回河上意也公毋固執恐自貽禍偁曰人臣當官而行惟職是視安敢妄測主意以負國也水官又請權堰梁村縷斷張包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逐司定議以爲大利害也八年之間役費不貲也已試久矣要當果決今又欲權堰縷斷首取之議不敢同也張包一帶卽闕村舊河中閒空缺距西隄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爲縷斷安能禦大河之衝哉且東流闊去無二百步益以漲水何可勝納去歲嘗開雞爪十五

餘文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東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閉
上壅橫潰之患何可勝言哉請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
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決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是
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偁議合而眾相論難累日不
決迺詔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逐司詰之曰將
濬雞爪以決東河於北流可乎漕憲曰可第無益耳又
曰將不塞張包以存北流於東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張
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者曰審爾則水之趨北勢也柰
何逆之由是從偁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
會中格復罷偁太息謂其子曰河無事妄擾之耳議者
每以浸害塘灤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斷則塘灤遂淤
矣北流尚存則恩冀滄景悉爲河南地以河爲限此大

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幾危紹聖之初竟漂敗之西警廣
武南抵澶淵吾謂不上壅則下潰既已信矣不三數歲
恐河無安定之理誰當復爲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
撫使許將言大河東流的確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
止從北流則慮下流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大若直
閉北行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爲害竊謂
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塞諸
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
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
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
詔令吳安持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從長相
度具圖保明聞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來上

十一二案此係合前後論所云八

甲午長編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戊午吳安持
賜服原注云趙鼎臣河渠志於此下載其父偁奏
議乞罷北外丞司當考今附注亦無攷偁語見前
詔章

衡敘集賢院學士以刑部言三期滿應再敘也長編卷
十九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午衡竝除集賢學士原注云紹
聖元祐七年正月二月應再敘也或誤則此何以書或誤當存其文
刑部言三期滿應再敘也或誤則此何以書或誤當存其文
元祐七年十二月原注云或誤則此何以書或誤當存其文

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決又權都水使者吳安
 持與大名府路安撫使許將及河北運副使趙偁議論
 各不同雖已令安持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監司從長
 相度慮更有異議奏請往復詔差中書舍人呂希純殿
 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驛放朝辭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
 水監及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所陳黃河利害文同議

如議論歸一卽依前降指揮施行如有異議卽仰呂希
 純井亮采定奪具圖狀保明聞奏先是范純仁面奏許
 將雙行梁村內黃口事理稍便吳安持亦以爲然卽詔
 安持一面施行蘇轍曰大河之勢東高西下去年北京
 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危奏乞於西岸增築馬頭一百步
 約水向東朝廷指揮水官與安撫提刑司保明如委得
 北流東流上流別無疏虞然後施行逐司遂乞減馬頭
 一百步然是秋漲水爲馬頭所激轉射東岸漂蕩德清
 軍第一壩爲害最大及漲水稍落不能東行卻倒射西
 岸恐須令逐司共議乃得其實上曰此事不小當使眾
 人議之然已降指揮越二日三省奏事罷上特宣諭曰
 黃河利害非小事也已遣兩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

范純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將起方議遣官恐猶留後事
蘇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行是時太皇太后以為水
官只在河上猶不能保河之東西今驟遣人亦難決上
曰此事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亦何損於是
專遣呂希純并亮采往視紀事本末戶部言淮東提
刑司奏乞於本路戶部封椿并續收到坊場錢內撥賜
五十萬貫充常平錢應副乘時收糴斛斗欲依所乞撥
三十萬緡充常平糴本支用除助役錢外於所乞坊場
錢內撥賜從之紀事本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正月驕馬都尉韓嘉彥於長公
主虧禮不遜擅宿外第責置斬州案編年備要吏部
侍郎彭汝礪言周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
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
廢是以婦得勝其夫婦得勝其夫一開其流有不可
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不可塞不可不謹

又除河東大銅錢禁案宋史本紀辛丑日食貨志下
二熙豐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

鐵錢二千五百

二月案錢大所朔閏甲辰張利一除軍職長編卷四百
五年十月甲辰蘇轍言利一不得軍情原注紹聖元年
二月二日又除軍職尋罷之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
祐八年二月己亥西黃履來之邵言

丁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守戶部尚書李清臣特授

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端明殿學士右正議大夫守兵

部尚書鄧温伯特授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清臣首

倡紹述温伯和之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清臣自時召

舊錄云上以清臣温伯和皆先帝舊臣故用時初親政紹
述也新錄辨曰清臣温伯和皆先帝舊臣故用時初親政紹
階至今為梗清臣之謂矣自紹述以得柄用詩曰誰生厲

卷九十三又卷百一案樂城後集類濱遺老傳云微仲
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入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

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入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

豐事激怒上意邦直疏言神宗法太平治迹統類云元祐
八年十一月楊畏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萬
世乞賜講求以成繼之道上即召其詳其姓名密以聞
故臣疏章可召用者朕皆不盡知其姓名密以聞
即疏章可召用者朕皆不盡知其姓名密以聞
題且密奏書萬言且言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誼各加
章惇為宰相上鑑續編云帝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
賢在廷左右弼護俾日遷忠諫臣絕回慮以端其志向
元祐紹述治業庶可守也而李清臣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
云潤甫嘗陳武王能廣文是羣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
以開紹述命陳武王能廣文是羣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
故有是命

己酉都水使者吳守持都水監鄭佑言勘會堰梁村縷
繼張包開內黃決口疏口地開雞爪河凡五事乞據疏
內相度同議已得歸一者使聽一面施行認令相度定
奪黃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興工即一面
施行紀事本末 卷百十二 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陵紀事本末 卷九

十一案畢沅續通鑑夏國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庚戌集賢殿修撰知慶州案東都事 蔣之奇除寶文閣

寶文閣待制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乙卯

之奇權戶部侍郎原注紹聖元年二月八日自集賢閣除

運使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奇傳哲宗立除直龍圖閣陞發

廣文閣待制再為發運使改河北都轉知瀛州宋史本

傳廣州妖人岑深善句聚黨二千入謀取新與略番禹

據嶺表羣不逞借之為虐其勢甚張之奇遣鈐轄楊從

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饒寶貨為吏者多

貪聲之奇取前世收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

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宋文鑑卷四李
曾擊除之奇寶文待制云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
之士列職其中諷議持論維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
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且官蔣之奇
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眷予南服付
以列城屬博思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殺賊善民而
爾用接經營多中機動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能
宜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既多乎

丁巳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言看詳都水監所奏乞權
堰梁村縷斷張包等河門閘內黃決口于竇家港上下
多疏口地及開雞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據大名府
路安撫河北路都轉運使提刑司都水監官北外丞司
狀並稱合行堰斷同議已得歸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
興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訖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已未呂希純并亮采歸自河上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
而簽書樞密院劉奉世援舊例乞與河議奉世文彥博
吳充門下士也常以北流為非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
元豐中河決大吳既導之北流水性已順而文彥博等
力主回河之計轍爭之不能奪至是又論黃河東流之
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以免淤
填轍以為不可及遣呂井往視歸極以北流為便劉奉
世乞與河議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
以罷政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始通
耐宣

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

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紀事本末卷九十一案宋史
囚鼻一故事罷避高遵惠諱宋文鑑卷二十二畢仲游代
皇相宣仁聖烈皇后哀冊文云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
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皇太后崩于壽康殿旋殯于
于崇政殿空祖庭燎奠以興哀瞻而復疑月雖輝而如慘也
叢殿帝空祖庭燎奠以興哀瞻而復疑月雖輝而如慘也
孫副皇帝臨奠以興哀瞻而復疑月雖輝而如慘也
何悲龍挾輔而若駐矣大宋寶命自天重布露爰制近司紀
陳聖后其詞曰契于坤乾較任比姒亦逾於前有系自姜
宣正后在中契于坤乾較任比姒亦逾於前有系自姜
源深積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韓宅魯益昌厥後月
瑞日符是興太母於鑠太母躬義率仁居靜猶地含和
如春正素自興太母於鑠太母躬義率仁居靜猶地含和
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違惟德是效元豐末命帝受養神
聽斷勉同以補天隙無片玉房闈不出四極恭以勵人儉
惟化俗夷思服如鑑不塵如璞不緇卑私廟謁靡行是
由中九夷思服如鑑不塵如璞不緇卑私廟謁靡行是
咨宗藩外戚參漉惠慈人爵王官雖卑不私廟謁靡行是
外朝靡踐池籩靡臨惟正躬勉服御靡更惟惡是善庸
爾萬方為則昌如天清明霽日之光治化居由範防造亦
于寢隆且昌如天清明霽日之光治化居由範防造亦
至外若平居中潛邁厲坤軸軌以夜摧月輪而曉墜

守大化之靡恆尚斯民之為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
雲霧猶隔萬乘號變何速秋復春今與翼八翼以儀為盈兮
哀而己遙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今與翼八翼以儀為盈兮
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今與翼八翼以儀為盈兮
未忘於平昔地呼哀哉野蒼茫於逾人漸遠意徘徊兮不
六衣而汎塗嗚呼哀哉野蒼茫於逾人漸遠意徘徊兮不
欲晚而洛涸兮嗚呼哀哉野蒼茫於逾人漸遠意徘徊兮不
返山金藏鑑昏泉關掩松柏猶疑於故苑嗚呼哀哉玉晦
龍蟄寶座閉兮惟朝於百神魚惟炬以非日雁長鳴而
萬國寶座閉兮惟朝於百神魚惟炬以非日雁長鳴而
不春鳴呼哀哉成內則於百神魚惟炬以非日雁長鳴而
勤兮今已往大哉成內則於百神魚惟炬以非日雁長鳴而
憂其民之猶于宋史嗚呼哀哉
冊俾永光于宋史嗚呼哀哉

甲子張士良陳衍梁知新罷御藥戶士良提點醴泉宮

任便居住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
二月二十二日與陳衍梁知新罷御

丙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吳安持所畫河圖及利害范
純仁曰昨專遣呂希純并亮采躬親行河決定利害宜

用其言不可復從水官之說上曰希純等行河不及一
月而還止到大名未嘗至冀恐有所不盡也韓忠彥等
曰呂希純等所上河議亦未可施行又以監察御史郭
知章奏乞專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當專付之長
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丙子尚書省檢水官失
市易欠戶原注云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
職則責之可也希純亮采之議尋格紀事本末卷百十
二案希純亮采遣

使在辛丑
歸在己未

戊辰詔曰朕昨親奉皇太后聖諭皇太如保育之德著
於中外雖已備極崇奉而儀節之間猶有未稱蓋舊儀
雖全比皇后而宮闈輿蓋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
苟於本朝祖宗以來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則褒隆之數
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惓惓慈訓其下禮部太常寺禮

官參考典禮儀制及臣僚上賤拜名命婦進見等儀式

奏聞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案 欽定四庫全書

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中請

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皇太后如閣中事當

奏乞依太皇太后制已付禮部矣宜付戶部議定至於書省已

亦當議有所予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十日

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十日

費俟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法今姑予之可也

直之附會類如此又案長編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

二月丙午禮部尚書韓忠彥言太皇太后元祐元年十

如冊寶并一切法物已有故事原注

紹聖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可當即指此

三月壬申朔案據錢大昕朔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奏
本所尋親到北京元城縣孫村口及館陶縣隄埽相視
一帶水勢次到梁村張包口及內黃縣蒲潘口相北流
水勢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廣行詢訪利害大抵北流

勢順下故河道常欲趨北前後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見
今水流分路頗多今來逐司議論不同者四事惟張包
河門等最為要切安撫司都水監之意欲於斷堰處仍
起隄三十里以防奪動大河轉運之意欲存留以為北
流下河所陳之利害本所契勘東流自梁村西下至孫
水口一十六里有餘見今伏槽水勢約八九分已來行
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開大段窄狹其闕村埽乃元祐
三年所置本欲橫截大河使之東去自闕村埽至內黃
下埽空缺者七十餘里張包河乃在其間雖即今水勢
淺小然去北之勢極為順便但自決大吳口後來累年
之間北流隄防全不修葺即目難以便依轉運提刑司
所請張包等河門不行縷斷流待漲水之出仍乞闡內

黃決口鑿開元里隄使水勢無壅其東行亦依安撫司
都水監所請疏口地開雞爪河以助東流之水勢保明
委是詣實明日詔都水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舉照管
措置務要於向下州軍別無疏虞候將來漲水見得河
勢行流次第令都水監具的確利害保明聞奏紀事本末卷百

癸酉上批新知陳州龍圖閣侍制蔡卞為中書舍人紀事本末卷百
朝奉郎監察史郭知章奏臣竊見大河分東
北之流河北生靈被害甚久往年朝廷議欲回河蓋嘗
患之而未能也今茲河復故道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
若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近日朝廷遣使按
視聞已開梁村閉北流尚有闕村張包河等處逐司議

論未一臣以謂都水監官朝夕從事於河上耳目之所
見聞心志之所思慮議論之所相接莫非水也河身之
曲折高下利害輕重本末宜熟知之矣今使水官不得
盡其職而惑於浮議臣恐河事一誤則河北之民未得
安堵而樂業伏望陛下特降睿旨專委水官以圖經久
可行之策以幸河北一路元元之民不勝幸甚長編卷五十七元符二年冬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導河東流之議無功降責原注附證紹聖元年三月二日郭知章奏疏案今據原注輯入又元祐八年十二月丙寅

乙亥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

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

以大觀文出知穎昌府制有日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
首相者居位者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當宣仁聖烈

皇后垂簾時位首相踰六年上春秋既長大防第專意
輔導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聖烈皇后有復辟之志卒
不得申當國日久羣怨交焉及宣仁聖烈耐廟殿中侍
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神宗所
簡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
位上亟從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九又卷百一
乙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
之德有舜禹之學憑几聽斷十九年之間凡禮樂法度
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拳拳業業夙夜不
敢忘今博延豪英於廣殿策之當世之務冀獲至言以
有爲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設施於政而效見於時朕之
臨御幾十載矣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能案宋史李清

知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說案宋史
勸傳作可差可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
募之說紛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
士以柔遠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
之路不通至於吏員猥多兵備剗闕饑饉薦至寇盜尙
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夫亦何
必焉案宋史李清臣傳作子大夫其悉陳之無隱中書
侍郎清臣之言也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原注舊錄云上親
之意新錄辨曰祖宗之所以望後世子孫之所以上承
先志者要歸於治耳不在於法令因革之間也況策問
固曰可則因否則革矣亦何嘗必哉而云士莫不
欣慶知上紹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刪去
癸巳封水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戊子石豫言關
原注鮮于縉傳信錄論北流事附紹聖元年三月二十
二日可考案傳信錄原書已佚據長編卷五十七元
符二年春都水使者王宗望等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至

漲水時猶有三分水勢然上流諸壩已多危急下至將
陵歸仍決溢是年冬閉塞闕村而道有旨水官保任過
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由故道必重有行遣至紹聖
五年始等第推恩元符二年已經五稔矣或大小暴漲
十餘丈隄岸決溢又適值主者乖謬不即閉合關元祐
復成北流工部侍郎張商英天覺奏為水官削職安置吳
安持鄭佑王宗望郭知章魯君貺等凡二十四人然說
者謂元符二年之望郭三門開元所建聖德頌并大厥年
重修禹廟皆在山頂悉遭漂沒蓋自開元大事者人以爲
未務持兩端莫敢確然任責東流未復之前已
戒平東塘其後又過佛聖窩塞侵及西塘矣
丁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畢漸以下通禮諸科經律及
第出身總六百人時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楊畏
覆考專取熙寧元豐者故漸爲之首太中大夫守門下
侍郎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臣伏見御試策題
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案遺老傳同此陳熙寧元豐故

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
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
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
一時而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
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
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案欒城後集論策題劄臣
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加
尊號裁損宗室恩至於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
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科舉誦數之學訓
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
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案遺老傳西戎之狂
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設抵當賣熟藥案

成後集此句下有凡類此者四字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而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卽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懷不自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寬仁愷悌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眞宗皇帝修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有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

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議案樂城後集作寢而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皇帝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專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祖父不失聖明之稱此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奏入不報轍言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政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立政事見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政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然竊觀自陛下

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
舊政有不合更改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
臣以來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
外聞者莫不驚怪案欒城後集第二劄此下有云譬如
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為子弟有不預知
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其實一家欲有所
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今昔之異惟患不速也哉頃
為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讐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
者元祐之初初議更張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
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為諫官後為御史每言
差役不可盡行如河流不可強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
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獨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匆遽
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
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

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以此匆匆
則天下之幸也案欒城後集又載貼黃云臣竊見章惇
又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
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
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
也加役法歲月緩則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
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為過矣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
悅李清臣鄧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諭上益怒遂責轍
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祕
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且以漢武帝事比先帝引諭甚
失當轍曰漢武帝明主也案東都事略蘇轍上曰卿所
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權酷均輸之
法其意第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

主乎案東都事略蘇轍傳作財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

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為漢七制

之主轍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

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

地位人也歸家即具奏曰案轍後集為待罪劄集中

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案轍後集為待罪劄集中

致少煩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案轍後集為待罪劄集中

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案轍後集為待罪劄集中

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昧不達機務論事失

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案轍後集為待罪劄集中伏乞聖

慈案轍後集為待罪劄集中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

愚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詔蘇轍除端明殿學

士知汝州權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曰文學風節天下

所聞擢任大臣本非朕意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過

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為含忍在爾亦自難安原誠終自

愛君薄責尙期改過上批蘇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先

帝事體失當所進入詞語不著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

也蓋義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制曰

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緒夙夜祗懼然以丕揚休功實

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霽罷朝蘇門
下舉笏謝范相相日公佛地位中人也蘇門下初對范相
誦楊畏彈范相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國子監印三經義月
尋以木官出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國子監印三經義月
日當考按熙甯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國子監
印書侍周禮義矣不知伯温謂清臣先出策也李清臣既為
中書侍郎乃卷百一策又卷百五較此為略
題誤也又卷百一策又卷百五較此為略
庚戌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三十一案陳經
通鑑續編云自成都召還又案陳經通鑑書京權戶尚
在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元在四月則京權戶尚與此異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吳安詩
行蘇轍誥重輕止徇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詔安詩
罷起居郎紀事本末
甲辰國子監司業翟思為左司諫左朝奉郎上官均為
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劉拯並為監察御史

近待嘗弟臣之弟欲豐孰清學山禮知蘇用諫元及前百寬
世罪以變自初改取者便臣術林部人門呂議祐蔡制原典
之范漢先均臣變相故者作哲使侍有下相大辨卞實安此務
賢相武帝法監酒被召是時清登州為左丞今日反謂蘇轍
君進帝比先帝是清宗震怒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蘇轍果以此比先帝雄材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以武帝宗震怒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此比先帝雄材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先帝雄材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帝雄材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雄材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材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略為漢七制之主蓋
為漢七制之主蓋
漢七制之主蓋
七制之主蓋
制之主蓋
之主蓋
主蓋

左朝請郎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
為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轉
運副使又徙淮南踰五案五字據太平年不復召於是
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言熹及祖禹吳安詩劉
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當呂大防擅權時並以親舊相
為表裏通傳旨意今首惡雖已貶黜而熹等猶未明知
竄州安詩監光州酒州安世知南安軍川知坊州升知
稅又案此皆六月事商英嘗奏疏論風俗曰我神考發
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
天宣仁聖烈太后保祐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
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蠶起阿諛附會一旦烏合或上
叛君親之恩或下背師友之訓或小合傳緘白晝告急
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門或苞苴結私第之歡或伏地修

門生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洛異黨秦汾分
門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交通
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構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
開抱持具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
而還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滅門案續宋編年資治
滅門誣走馬鞞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嗚呼士大夫
平日不素講聞師儒先生之高誼不自慎重身被議議
亦有不足悲者苦滋長不已則憎愛恩怨未臣愚欲望陛
易改以上數語與紀事本末相異餘均同臣愚欲望陛
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揭之朝堂風示四方庶幾薄
惡之風寢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其在茲時乎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福貶大防等云云及周秩貶廣德與除字說禁三條此
條下又載祖禹知陝純仁罷相諸事而下又標閏月五
月云云前後錯亂殊多錯簡下做此

九分張包河一支即日減落水勢甚微上件河門若不

斷閉切慮向去漲水不測牽奪大河水勢向西衝刷河

門愈更深闊已牒大名府都大與本地分都大修閉限

十日畢工去訖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十朝綱要乙巳

門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戊戌李之純及

楊畏來之邵言責董敦逸黃慶基原注紹聖元年四月

乙巳當考

庚戌龍圖閣學士曾布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布自高陽

徙江甯詔許入覲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之宜改元以

順天意初除戶部尚書尋改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初司馬光論曾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織

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

太原五徙知江甯府過京留拜承旨

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作誥詞語

涉譏訕望劾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在先朝

久以罷廢至元祐擢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作文

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

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

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

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詞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

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

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

曰云云案編年備要載制詞曰軾行汚而醜正學僻而

弗說爾心覆出為惡輒干書命之職公肆誣實之辭凡

此立法造令之大經皆曰蠹國害民之弊政顧威靈之

如在豈神理之可容深惟厥辜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

宜竄遠服祗奪近職尚臨一邦

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中書舍人蔡卞

所撰也紀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編年備要范

純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罷免朝廷之事不合與聞然

有未盡之誠上覲少裨聖聽竊見全臺言蘇軾行呂惠

卿誥詞言涉訕謗伏緣熙甯法度出於建議之臣又州

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不副神宗愛民求治之意及至

垂簾之後惠卿方用諫官之言特行重竄蘇軾因撰詞

之際遂至過詆惠卿今臺章攬歸先朝事體不便況今

來言者多是垂簾時擢歸言路之臣當時畏避不即納

忠今日觀望始有彈奏若便施行其說亦恐玷垂簾之

聖明妨陛下純孝之德三省進呈之際伏望聖斷特加

容貸不惟可全國體亦可稍鎮澆風紀事本末卷百五

太平治統類

載純仁此疏下又有云高士敏昔在成都曾有犯罪來

之邵曾任本路監司略無舉發及至太皇上仙高士敏

特與改官來之邵又彈奏蘇軾云執政時曾為人所彈

擊言者尋皆黜責當臺諫略不辨明及蘇軾得罪便云

所謫太近吐剛茹柔率多類此使朝廷賞法過中莫不

由此又言呂惠卿如柔率多類此使朝廷賞法過中莫不

清臣豈肯書誥行出今舊臣惟

有清臣豈肯書誥行出今舊臣惟

癸丑御劄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布誥多方使咸體

朕意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舊錄云詔既下等主紹述之論

脅持上下一改元日紹聖辨其意已明詔既下等主紹述之論

上意矣十改元日紹聖辨其意已明詔既下等主紹述之論

章惇乃為相紹述脅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詔書惇猶不

與耳范祖禹代言集載改元詔書乃祖禹所草當考案

編年備要載御劄略曰朕日聽承外朝上帝誕保受民惟務之

微於先猷以盛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憲思大文考

之烈光其因盛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憲思大文考

朝綱聖元年宋史本紀是日虹貫之號宜改元祐九年

兼侍讀范祖禹為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先是祖禹屢乞

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俟執政有闕明日蘇轍責汝州

祖禹再上章請郡不許蓋上欲以祖禹代轍也既而沮

之者甚眾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一

甲寅詔故觀大殿學士集禧觀使守司空荆國公贈太

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紀事本末卷百三

訴其父確冤追贈左正議大夫案宋史本紀四月十三日

粉昆事原注云按實錄紹聖元年四月十三日

確冤追贈左正議大夫案宋史本紀四月十三日

配饗同在甲寅日是月王寅朔甲寅十三日

依正議大夫致仕馮京卒帝臨奠蔡確之子渭京編

鑑云太子少師致仕馮京卒帝臨奠蔡確之子渭京編

也於喪次訴其父冤甲寅復詔確為右正議大夫長編

作左正議必有一誤東都事略劉安世等陷其父朝廷委蔡京

數上書訟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陷其父朝廷委蔡京

無究治侍御史虞策言蘇軾既坐譏斥之罪猶得知

州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軾事本末卷百五

十一 資政殿學士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胡宗愈為通

議大夫知定州紀事本末卷百一

壬戌翰林學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紀事本末卷百

年資治通鑑神宗實錄請取王安石石日錄參照編詳宋

史本紀四月戊辰同修國史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錄

月丙申命左僕射章惇提舉修神宗實錄五月己酉修

國史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文互異所

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

記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無所

迷惑詔從之續編云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

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帝之聖蔡卞安石舊作日錄

伯溫聞見前錄卞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

文飾竊偽見前錄卞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

通鑑認以日錄參定實錄在五月己酉

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章惇為正議大夫守尚書

右僕射案宋史哲宗本紀宰輔表均作左僕

史本紀宰輔表均作左僕

七月庚午章惇放罪原注云惇以紹聖元年四月為左

授兼門侍此右僕射侍郎案編年備要載制詞云方政

中書侍郎恐有誤射侍郎案編年備要載制詞云方政

善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憚強禦十年去國一日

德保躬雖風波並起於畏途而金石不渝乎議眷求真

四乘我之國或成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於是禮部侍郎楊

宰亟令入語惇曰畏前二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蘇以

遂擊燾方欲逐呂蘇而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跡在元祐

相公熙甯首為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為右正議大夫

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上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

純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詔禁約并錄詔以進不從

純仁數補疾求罷晨後出居慈孝寺再錄詔以進案范

行狀云紹聖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人情大

恐公曰太皇太后所保祐聖躬欲躋天質於堯舜之上其

功烈其誠心幽明所共鑒也今人主初親政而議者輒

自為計不郵國是一何溥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

稽傲而行之曰望陛下且言近聞狂人傳播擬策目云當

經聖覽案范忠宣行狀云狂人趙又臺官章疏或以取

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祐聖

躬之意案范忠宣遺文繳明道詔書劄子下有云此

繳連上進伏望聖慈遵本朝之舊典法仁祖之方今妄

為詆訐者既多陛下容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

若以詔禁約事得兩便訖不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

紀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忠宣行狀云公知不容於時再

上章乞去語甚懇切遂以公知穎昌府辭日賜坐

茶慰勞甚渥上曰卿者德碩望朝廷所賴然堅不肯為

朕留卿雖在外兩為幸輔凡有所以裨益於時政者但

入文宇來無形迹公曰敬受命既到官值興廣武掃役

下頴昌汝州科稍草路阻遠則承為深患力請至七八

方薦饑之後加失業已十三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報

到閭巷田野謹呼鼓舞如脫機穿方

癸亥詔蔡確特依正議大夫亡歿條與子孫恩澤紀事

翰林學士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紀事本末

卷百七

殿中侍御史來之邵為侍御史紀事本末

丁卯中書省言勘會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間苦於差

擾議者紛紛前後改移不一終未成一定之法詔府界

諸役法並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仍自指揮到日

為始左司諫翟思言祖宗以來中書差除銓曹注授各

有條格不相參錯元祐大臣招權市恩舊係銓注昔多

歸堂除奔競請托恬以成風望詔有司依祖宗以來中

書差除立為定法餘歸銓曹用元豐中選格注授庶幾

人無覬望詔送給事中中書舍人看詳紀事本末卷一

資治通鑑復元豐免役法據長編卷二百三十七熙甯

四年十月王子朔頒募役法原注云以紹聖元年四月

二十日為丁卯編年通鑑於此條後書閏五月而前已

與紀事本末同辨正大見前甲辰張商英擢諫官壬戌章

惇為右僕射下又案邵伯溫聞見前錄紹聖初哲宗親

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

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

幸相至不能行免役青苗除諸路常平使

者惇至不能行免役青苗除諸路常平使

是月祕閣校理李昭玘為祕書丞長編卷五百五元符

昭玘罷館職原注昭玘紹聖元年四月以祕閣校理為祕

書丞案宋史李昭玘傳用李清臣薦祕書省正字校書

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多不葬昭玘勸官地畫

兆竈具棺衾作文風堯之谷為一變入為祕書丞開封

官推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五路開寶通禮科案十朝綱

要宋史本紀丙寅罷五月路經律通禮科續宋編年資

治通鑑此條已書六月臺諫論呂大防云云前後殊

失次序今依宋史附此辨正已見前甲辰張商英擢

諫官壬戌章惇為右僕射及丁卯復元豐免役法兩

條下王應麟玉海卷六十九云熙甯罷通禮科元祐

六年四月乙未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復置至是又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九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

哲宗

紹聖元年閏四月

章為殿中侍御史

壬申復置提舉常平等官

中侍御史井亮采請罷十科舉士法

辛巳左司諫翟思言劉摯不葬其父

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辛未朔

辛未監察御史郭知

長編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

原注紹聖元年閏四月二日復置提舉常平等官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至三命陸師閏等太平治統類云戊寅新差提舉荆

南湖路常平茹束濟仍舊通判滄州言者論東濟殿

中侍御史井亮采請罷十科舉士法紀事本末卷九

祐元年七月辛酉罷司馬光請設十朝綱要玉海卷一百元

申或請罷在初二日壬申

認罷在初三日癸酉也

長編卷四百六十年十月

壬午劉擊自言宇籠章惇邢恕等罪辭為臣原注劉跋辨
誣錄云言者論擊奸回險詐力引私黨為位其不忠父死
于衡委而論擊為子不孝於世為其集序案擊罷相自
作家廟記以辨當家廟記乃元祐六年言章略加刪附
非所坐此罷錄有誤也家廟記鄭雍楊畏等言章略加刪附
庶詳擊與蘇轍招致不葬其父方罷相時言者未及此
月左司諫翟思言擊不葬其父方罷相時言者未及此
癸未權發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安惇言差役之法行
之年終未就緒而寬恤優剩實未如舊日輸錢之為便
也望復熙甯舊法令民均納役錢官自募人應役詔送
戶部看詳役法所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緒帝日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錢不便
耶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固有不便而願自投募不
給役有立值太重者役色內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
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學補外舍請依元豐令一
歲四試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甲申禮部侍郎孔武仲為寶文閣待制知宣州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乙酉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

廟廷請詔有司原考王安石事業特加諡號以慰公議

詔所屬詳定以聞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知

蘇州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監察御史劉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純

前為御史中丞阿附蘇軾為其用御史王慶基言軾詆

誣先帝董敦逸言轍以國家名器私與所厚之純遂以
慶基等誣罔忠良乞行竄逐慶基等再被降謫之純朋
邪苟容望賜黜責詔之純寶文閣直學士降授寶文閣
待制差知單州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拯又言前端明殿學
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州案十朝綱要知按軾敢以

私忿形於制誥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
君憤其詆誣之甚上書言之旋被譴斥以死秦觀浮薄
小人影附於軾請正軾之罪褫觀職任以示天下後世
丙戌案二字據畢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
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治迹統類云劉拯言宣仁嘗謂宰相編修實錄官每任
先朝曾差降者蓋慮謗書一嘗謂宰相編修實錄官每任
擅政雖差溫伯陸佃林范祖禹代之趙鞅舉甲以除著謂
常平法失天下心若韓琦以待先帝怒其舉實錄日謂無
側令詞惡人不知其故黜知穎州公書不以實輒移言增
也語令史官改之請重審閱其間國典從之杭州以蘇
此語涉宋史以觀傳云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
減情云宋史秦觀錄貶監處州酒稅使承風望指候
御史論其增損實錄則以處州酒稅使承風望指候
伺過失既而無所職徙郴州
告寫佛書為臯削職徙郴州
乙酉左司諫翟思言先帝考士成憲條定官制循名辨

實以起太平之功緒元祐以來寢已變亂請召有司應

職名繆亂者一循官制各與釐正詔令編修官置局考

具合完補改正事日申三省取旨改正畢別取旨罷局

所請集成六典更不修纂紀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

在五月壬寅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元豐宋史本紀

丙戌侍御史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宋史本紀復義倉在丙戌日編年備要云除二廣外復

置之畢沉續通鑑云丙戌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每苗

年為始專充賑濟從之

癸巳新差知蘇州呂惠卿知江甯府紀事本末

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竊見前宰相呂大防天資強

狠懷邪迷國嘗與御史中丞蘇轍陰相黨附同惡相濟
伏願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斷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

好惡判別忠邪以正綱紀然後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國
家先務惟陛下留神采擇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上親政一修復元豐故事士大夫
爭獻所聞章惇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服為中書
舍人案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云紹聖初彭器資自
權尚書韓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蓋成文閣事須
用雜學士人皆辭行即復侍郎皆止當待制也編年
要云時章惇欲專黜陟之柄乃出汝礪為實文閣直
學士知成都府而召除美職與藩郡其於實疏之非
汝礪近正人也服柔倭傾險今自外擢為官非所
以遠佞人降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尋又紹聖元承召
未下許卒曹內翰彭吏部墓志云紹聖元人爭獻所
聽召之二如三大臣條舉熙寧元豐政事人則無言
公居今則人不能言者或問之答曰閣待制則無言
入辭上勞問甚寵日卿非久別也公曰閣待制則無
是則政無不能善人惟其賢則人無不得矣宋史官

均傳云章惇陰去異己者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
成都府召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

五月案錢大昕朔閏甲辰詔進士罷試詩賦專治經術

紀事本末卷一百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罷進士
各專大元祐四年四月願專二大經者聽據長編卷四百
二大元祐四年四月願專二大經者聽據長編卷四百
為一大元祐四年四月願專二大經者聽據長編卷四百
十者朝廷有建請於詩書周禮中經文獻通考卷三
人者朝廷有建請於詩書周禮中經文獻通考卷三
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承意謂為可行既而右正言鄒
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後出題訖依
舊法宋史以上官均傳奏
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

辛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劉奉世為端明殿學
士充真定州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奉世再乞罷政故

有是命紀事本末百一案費袞梁谿漫志卷一云元豐

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知真
定自是不除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間童貫以宦寺

四

為簽書然纔三月遠繼為領院矣畢沅通鑑云奉世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奉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以處理也事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補乃罷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闢地進壤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遏衝元祐初用事之人委四塞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惇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趙高范純粹成之於外故眾論莫能奪若孫覺王存輩皆暗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於趙高范純粹明知其便而首尾異同以傳會大臣可謂挾奸罔上妄議者猶可恕挾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為然紀事本末卷百一右正言張商英言先皇帝以歷

代典禮訛謬置詳定禮官考合異同請廢興墜謂天地合祭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剗蕩前美既畫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軾又發六議於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為牢不可破之論乃降詔云云請再下禮部詳議如南北異郊不違經訓天地合祭非出聖斷則前此立議之臣誣天造命罪在不赦紀事本末卷百一英言詔禮官詳議戊午中丞黃履復言詔送禮部二年正月辛亥又詔議如何可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時又未敢以合祭為全非也二年正月戊午遂認間因大禮躬祭地以示然實未嘗行又云紹聖之議主合祭者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主分祭者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豐稷傅楫葉祖洽劉定虞策稷禔祖洽欲省儀以便祭劉定虞策稷葉祖洽劉定虞策稷亦周之禮蓋亦以變為常爾至加力奏乞集議之日互

相詰難之若使相詰必致紛爭失體繼遂併集議而罷

戊午朝奉郎管句靈仙觀邢恕復直龍圖閣知徐州

乙未監察御史周秩言近詔太常議故相王安石諡伏

文願特詔兩省眾禮官等會禮部議上朝廷取決于聖

裁而後有司頒焉詔不候本家行狀令太常官共議諡

己未樞密院言戶部看詳役法所申諸路復免役法未

審得合與不合依舊行免役法詔並依熙甯舊敕施行

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太平治迹類云曾布具劄子言
毀廢先朝法度之人既已黜逐則前日之良法善政當
次第講究增損施行而國論未嘗及又言政事非得人
不能舉若但政以私愛憎喜怒則人才必難進今既不能
公選朝政事不可行若不行則成書廢之何法得無
是折衷蔡京言右忠使役法已行然成書廢之何法得無
所折衷蔡京言右忠使役法已行然成書廢之何法得無
政又未通曉其官屬日相紛爭然則議人所未見多不
役法但云依元豐八年納錢遂展此兩科役錢僅八
立異本令去年秋科納錢遂展此兩科役錢僅八
替今臣書既上議論不一將來施行必有不便於人
萬今臣書既上議論不一將來施行必有不便於人
者元祐所行止謂於人情不便今若行必有不便於人
以異編年所行止謂於人情不便今若行必有不便於人
雇司馬光主差范純仁蘇轍俱光門下士亦以差役為
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差役為
賢不私其然悉聰明復差役惇南風俗其仁論甚公
各不私其然悉聰明復差役惇南風俗其仁論甚公
不詳行之日害如元祐初復甯初以雇役代差役講之
講庶幾可行而後限五日爭辨語不遜太皇怒惇以罪
停對太皇太后而後限五日爭辨語不遜太皇怒惇以罪
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畿縣雇役之法至是

兼入相議以履役改差元祐置司講議除京為戶部尚書
兼提舉於京欲掩蓋元祐舊法
遂請人額資治通鑑立宏豐舊法
蘭渥注馬賦之外類頌如韓愈元賦如唐人柳宗平
淮夷雅劍閣銘戒論如近官箴九州箴之類
元塗顏延之等次優者承次等以格超異者取旨上理俱
序如顏延之等次優者承次等以格超異者取旨上理俱
循兩資次等循史本紀作己西日上比應麟玉海卷一
綱要甲辰日聖元本五月四日西日書省言有唐隨事
百十名不紹聖元本五月四日西日書省言有唐隨事
設科其五名不紹聖元本五月四日西日書省言有唐隨事
宏詞省言而九日為詞藻宏麗文已西日書省言有唐隨事
日中書省言而九日為詞藻宏麗文已西日書省言有唐隨事
載立宏詞省言而九日為詞藻宏麗文已西日書省言有唐隨事
脫誤茲據學兼茂科據洪正大觀四年五月甲寅改宏
詞制為二詞據學兼茂科據洪正大觀四年五月甲寅改宏
試欲罷會殿中御史郭知章制科策與制言先朝既
異士即會殿中御史郭知章制科策與制言先朝既
策進士即會殿中御史郭知章制科策與制言先朝既
省上言今進上純用經術如詔誥宣章表等文皆朝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癸)酉詔罷講禮記候秋涼日講詩
紀事本末
卷九十二

廷言守日不用不可闕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
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請禮部
請試如見守官則受代乃請率以春試上舍生附試
不專立院也所試或章表露惟布檄書用駢體頌箴銘
誠論序記用古體或駢儷惟詔赦不以為題凡
試二日四題中二等推恩有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省
覆試分上中二等推恩有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省
差詞藝超異者特奏命官

甲戌監察御史劉拯言議者謂蔡確在相位吳處厚以
迎合確意勘舒實事獄成怨確不用已取其詩曲意率
合以傾之伏望聖慈盡復確官爵恩數治其誣罔之尤
者以申確之冤

命保祐陛下惟仁舊居深宮惟親惟慈政事在公惟惠
何嘗預知惠卿擅興甲兵蔡確貪天之功作詩誦謗等
事言臣本以惠卿與司馬光爭經義有隙構其語以激怒
光又慮蔡確異時再用必欲殺之以滅口出危語激怒

簾箔表裏相濟行其姦言
夫以太皇太后之公乎慈惠而羣臣乃導以淫刑濫罰
檢死宰相使此曹易地而立呂武之家朝則何所不至乞
如事出中使僚草制呂惠卿蔡確本家進狀省官無君
亦已甚矣陛下雖欲置而不行如宗廟法令何如天下
後世何明年十一月
月丙辰贈確太師
甲戌御史中丞黃履

履確章惇刑怨謂交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惇道風旨於
引用俾擢復之仇怨元言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呂大
防觀文殿學士知青州劉摯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
當垂簾日俱為柄臣燾先鼓倡邪言吳居厚繼陳注劉
安世等遂共攻之執政既主於中仍投蔡確嶺外累遇
恩沛不令生還家有慈親終不得見死非其辜中外憤
歎自陛下躬臨機務洞照姦誣寢復確官賁於泉壤切

謂遭橫逆者既伸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顯斥
以充公議左司諫翟思言近論元祐以來內外姦人附
會大臣詆先朝以希進擢乞出章疏條例是非明論中
外雪先朝之誣又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詘竄呂
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未聞施行望出睿斷以慰公議

紀事本末
卷百一

右正言上官均言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政

不畏公議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純擢為御史中丞楊
畏虞策來之邵皆任為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
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呂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
風旨以濟其欲切觀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政柄大防轍
黨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楊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論
伏望考察大防蘇轍擅權欺君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

害正趨時反覆之惡譴責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事紀

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十六元祐七年十月

癸酉楊畏論蘇轍也按蘇轍與溫所云被劾逐而轍留蓋

年六月五日章惇交事耳伯溫蓋本此必當時有是

說大防既超迹類五月已未侍郎楊當去章惇必

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橫者惇妻之姪也惇方喪其妻

逐劉摯在元祐初欲并逐大防及轍二人因呂大防直省官

職畏迹在元祐初欲并逐大防及轍二人因呂大防直省官

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亦如見章有直省官也惇

信其言故其還前日詔事呂相亦如見章有直省官也惇

編原注駁之未合前以據此則伯溫此說似有因長

證其事今附辨之以備考

右正言張商英言司馬

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援引朋黨肆行譏議至如罷

免役法則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詔求直言則專賞

訛謗之人置訴理所雪罪犯則畫自熙甯元年以後棄

渠陽州縣則甘言猥語無所不至凡詳定局之所建明

中書省之所勘會戶部之所行譴言官之所論列詞臣

之所告命指摘快剔鄙薄嗤笑當垂簾之際制內臣之

得志者翦除陛下羽翼於內執政之用事者擊逐陛下

股肱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紀事本末卷百一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隨州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十九元祐三年

確恕薦摯為侍御史既在言路與光及呂公著通謀排

去確等因以逐恕諫議大夫孫覺論稍異於摯光遂超

擢又為執政長編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孫

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將以惠澤天下後世而當是

時司馬光以為非是貽書王安石詆斥論難安石為之

援經引文開論曲直而光膠於流俗決意不回乃以提

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劉摯於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

章歷詆朝廷政令坐是責監衡州酒稅至元豐中稍加

擢用未幾復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則以暗謬強復自置

閑地一則以數十吏議相繼退黜元豐末光入持政柄

擢摯為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巖叟朱光庭俱在言

路結成黨與宰相自確而下摯等相與誣毀締構盡力

排逐由是先帝顧命大臣去之略盡而陛下孤立於上

矣案太平治述統類載之邵此疏下又有云先朝法度

元祐三年

王汾口吃滑

今

因刪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授左朝奉大夫知黃州紀事本末太中大夫知汝州

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紀事本末云末卷百五

略曰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反以君

父為仇無復臣子之義司馬呂大防公著劉摯等數

指宣仁也極其醜詆一州附五月未紀於地日著壞盡名節

矣又案畢氏以輒知袁州互異是必有事本左承議

未在新案初五日甲戌日附互異是必有事本左承議

本末卷百一蘇軾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賢愚皆得先朝陳經通鑑云軾至惠泊然無所帶芥人無

其歡心皆得先朝陳經通鑑云軾至惠泊然無所帶芥人無

郴州酒稅省長編卷四百九十五陳行貶監郴州酒稅在六月十

五月案陳經通鑑云軾至惠泊然無所帶芥人無

丙子知渭州孫覽召知開封府祐長編卷四百八十月

宋史孫覽傳云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

壬午罷校勘黃本出左宣德郎蔡肇四元祐八年五月

甲申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黃本出左宣德郎蔡肇四元祐八年五月

元出案程俱麟台故事又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二紹聖

長編卷四出麟台故事又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二紹聖

恕言原注張士良酒自紹聖四年八月丁酉究問及甫與邢

張士良監穎州酒自紹聖四年八月丁酉究問及甫與邢

稅其後不見再貶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亳州鹽酒

梁治張士良原注六月五日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

對獄乃送白州也城使監穎州鹽酒稅其後不再貶邵伯温云

癸未禮部言大學博士詹文奏恭惟神宗皇帝聖智高
妙蓋極象數嘗念文字之學世所不知深詔儒臣俾其
探討而王安石實進其說當時未及頒行而學者亦已

見之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思過半矣元祐貢舉敕乃
令進士不得引用字說而與申韓釋氏之書同禁乞除
去字說之禁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新錄刪去
用王安石字說乞除其禁從之辨曰安石穿鑿破碎不
足以仰稱神宗明詔自其學既行之後士風人才視昔
時爲何如則所謂治通鑑除字說禁思過半者詎可信
乎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除字說禁在五月十朝綱要
六月甲申除進士之禁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曾布爲
中大夫同樞密院事紀事本末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案希爲中書舍人四月言吏部送到吏部
侍郎王欽臣可授寶文殿侍制知廬州詞頭按欽臣資
性險邪本緣附會宰相呂大防以至進用大防朋黨甚
眾清臣爲之首前後言者屢攻其公私過惡大防皆抑
而不行大姦方斥餘黨正當竄逐肅清仕路欽臣豈可

以加侍從職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詞未敢撰進詔
王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紀事本末 監察御史
劉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學術無聞
出于奏補豈能爲陛下發明道德之蘊伏望爲官擇人
別與差遣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說書
呂希哲可祕閣校理知懷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
著父子世襲行邪厚貌深情莫能窺測結固朋黨鼓倡
虛名上惑聖聽罪惡甚大未經譴責豈可更冒職名出
守便郡詔呂希哲守本官差知懷州左司諫翟思言呂
大防劉摯蘇轍以謗訕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褫職
奪官謫守方州安置嶺表中外聞命舉皆忻快然司馬
光呂公著首發事端雖已終牖下贈官美諡自可追奪

王巖叟與摯同惡相濟若假以年當竄遠域則贈官與
子孫恩澤亦當追奪其合志同時有若文彥博范純仁
其背公死黨有若梁燾劉安世吳安詩韓川孫升等乞
各正典刑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類張商英
當元祐初中傷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落資政殿
無罪合行竄責
學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議郎充寶文閣待
制知成德軍劉安世落寶文閣待制降授左承議郎南
安軍左朝奉大夫直集賢院管句西山崇福宮吳安詩
落直集賢院降授朝請郎監光州鹽酒稅左朝散郎充
龍圖閣待制知虢州韓川落龍圖待制依前左朝請郎
知坊州左朝請郎充集賢學士權知應天府孫升落集
賢院學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紀事本末

丁亥詔翰林學士提舉兗州景龍宮趙彥若龍圖閣學
士知陝州范祖禹提舉明道宮左朝奉郎充集賢院校
理新知鄂州黃庭堅管句明道宮各於開封府界居住
就近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
修實錄呂大防奏神宗皇帝實錄今已成書望欲依例
除定本外將見在草正各一本與提舉實錄官以備照
證外除依前降指揮將所傳正封角月十一日朝旨
依詔令呂大防修國史祖禹將所傳正封角月十一日朝旨
押遞鋪送赴修國史院送納如傳寫別本亦同封角
送納或轉寫與他人即令自陳如輒隱留當行重貶責
周秩言恐實錄誣罔諸書後故也宋史本紀五月錄
己酉修國史曾布請以王安石後錄載之神宗實錄
戊子詔周秩言事失當罷監察御史差權知廣德軍紀
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類三省以周秩所上三
章進呈其一日臣自待罪言職聞姦人邪說久矣其害
於政事者有五陛下親政以來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
懷不自安惟元祐死黨三十餘人而已劉摯惡黨已為
唯大防蘇軾蘇轍之黨排斥在外今其在禁中者近日稍

逐去其在朝廷者方且日夜結營造謗害事今陛下欲
修先帝大業若去草必盡其黨則必作姦謀起事端中傷
陛下信任之元祐黨言曰向有御批年備要云時為監
御如治平中如議向議生母任氏猶為仙游縣君嗚呼
又防於邪議至光宗不得尊其母及之有言且儀物事未
或說盛行使天子與求去日越次何嘗不恨哉上讀至
防如非有司所當與去日越次何嘗不恨哉上讀至
付外非有司所當與去日越次何嘗不恨哉上讀至
天謀害不得尊其母及之有言且儀物事未
臣謀害不得尊其母及之有言且儀物事未
權臣謀害不得尊其母及之有言且儀物事未
言職朝廷無此安靜之理遂以王官怒為侍從安如秩
類又云執政初欲換省官上
日與外編卷三五百五十五元豐七年十一月辛酉木工楊
壬辰琪以修大相國寺西浮圖及延春閣為三班借職
原注紹聖元年六月壬辰蔡
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闕村以下至
丙黃下埽縷隄七十里所用薪芻萬數不少除將年計

物料那融分孽外其上件七十里見為七節修治每節
各管一十里今約度每節添置梢草四十萬束乘此秋
成計置每束約用錢三十五文計九萬八千貫合取朝
旨應副更乞差官措置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辛丑廣武埽危急詔都水使者王
宗望即亟往廣武埽提舉救護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壬寅翰林學士兼侍讀蔡卞御史中丞黃履言舊令講
讀說書官每月職錢十貫元豐八年十二月聖旨侍讀
職錢特添作三十貫臣等備言講職未有補按而坐糜
厚祿實僥冒欲望寢罷只依元豐已前數目詔不允紀
本末卷九十三上謂輔臣曰廣武埽危急去洛河不遠須防
漲濫灌京師已遣中使往視之輔臣出圖及狀以奏曰

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欲水勢趨南岸今時雨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為簽隄及去北

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廣武埽危急水勢刷塌隄

癸卯都水使監丞馮忱之言廣武埽危急水勢刷塌隄

岸欲乞築攔水簽隄一道詔令馮忱之李偉郭茂恂相

度從長措置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四云

臣廣武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乃詔

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攔水隄王寅為七月初三日

志云明日乃初四日癸卯也紀事

丁未知桂州直龍圖閣左散大夫謝麟卒長編卷四百八十八元祐入

卒于桂在紹聖元年七月初八日

戊申詔差入內高品黃汝賢往廣武等埽傳宣撫問救

護大河隄埽兵吏役兵賜銀合茶藥緡錢有差紀事本末卷百

二十 御史中丞黃履言大理天下之平而斷刑之官選

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選之法第二等者其取

常難最為精密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為斷刑官自是

文士有預試中選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考閱裁

斷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奪元祐中以大理斷刑

官恩典常難重故責考任降主而增以常歷刑法官與

縣令優課為奉舉法其試入優等者不得預焉臣欲乞

自今專行先朝選試之法刪去常歷刑法官縣令優課

等條目自試預上選者不得為斷刑官庶乎官得其人

而職事舉矣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乞係法官並依熙

甯元豐條取試法優等人充庶幾上副仁聖好生之德

詔令刑部大理寺依元豐選試推恩法立條紀事本末卷一百案

卷一百案

紀事此條下又云詔取司馬光等據紀事卷百一逐元祐黨人已詳載故刪去詳見丁巳十八日及戊午十九日

庚戌權京西轉運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漲已開達口聞

放水有靈蛇見土人以為河流將平之驗詔令差官到

祭尋京師轉運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漸順別無黃

水透入洛河於清汴可保無虞紀事本末卷百十三

癸丑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乘傳往廣武埽及洛口

措置救護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廣武埽已刷塌地步闊遠塌

透大隄須修捲埽岸役兵數少特乞在京壯役廣固共

三千人并下京東都大司於緣汴裝卸人內除府界泗

洲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裝卸一千人並吏部差有心

力使臣取押內廣固壯役差去員裝卸東京淮南各一

員依例支破遞馬驛券兼程前來其人兵限使臣到並

一曰內起發及合本處支借附帶合用鋤杵等赴役御

批除廣固指揮外不差外餘可並依所奏日下便與處

分紀事本末卷百十二乙卯指揮撥兩浙上件糴米本錢並賜發運司乘時計

置糴買除準備諸路年額未到閒先次起發外應一切

支費並仰補足額數起發仍常管所賜錢本數目毋致

放散長編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癸亥三省言糴折

行據原文云云詔依紹聖元年七月十六朝旨施

丙辰上曰甚憂雨不止昨日遣中使於四郊取穀穗視

之京城東低田已傷雨北郊猶無害然懇祈晴霽未之

應宰臣章惇奏曰高原雖無所害聞低田已傷曹濮陳

蔡閒應須為害猶賴零雨細微耳紀事本末卷九十三諫官張

商英言呂希純于元祐中當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

大防蘇轍事上曰去冬以宮人闕人使令因召舊臣十

數輩此何繫外庭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並有章

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猶繳奏爭之何乃爾

也安燾對曰聞文及甫輩上書亦為人所使上曰必蘇

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聖烈皇后

族人遷居誥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變

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制

知亳州如故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毀訕

先帝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仍首建棄地

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為通議大夫差遣如

故韓維已致仕特置不問初章惇請責純仁上曰純仁

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

也上勉從惇請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御史中丞黃履言前宰相

司馬光昨自先帝識拔進位樞庭光以不用其言請歸

修史先帝盛德優容曲從其欲書成仍以資政殿學士

榮之其恩可謂厚矣迨垂簾初朝庭起光執政當時士

論翕然稱之以為光真能彌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謂光

深藏禍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為非是夫法令因革

固緣時宜豈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非於昔斂譽於

身此而可容孰為咎者監察御史周秩言司馬光以元

身此而可容孰為咎者監察御史周秩言司馬光以元

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廟之計朝廷之政必
正君臣之義以定父子之親豈有廢君臣父子之道而
專以母子爲言又曰遺詔明白必以嗣君爲主則光豈
不知當循皇家父子之正統又曰光之諡曰文正夫諡
法之美極於文正死而加以極美之諡所以勸後也今
其所爲乖戾如此當正其諡號之美惡庶以懲後世又
曰呂公著親爲先帝輔弼之臣受國厚恩又非司馬光
之比當司馬光釋憾於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輔導之
爲右僕射歲餘遂除司空平章軍國事切蒙朝廷先以
太師文彥博爲光所引既召而來諫官言其姦邪不可
輔政朝廷乃以平章君國重事處之止於重事稍奪其
權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皆

得平章名雖亞於彥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書
舍令尙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普王旦
命以此職未有敢當之者況垂簾之時大臣宜謙畏而
公著但爲子孫計急於富貴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
劉摯蘇軾蘇轍皆公著所處皆爲國朝故事以兆後世
大臣僭竊之禍又言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落職爲
知州緣臣奏論大防等所爲皆大姦惡今朝廷但薄責
而已臣愚以爲陛下必欲薄責之則不當以臣所論事
爲罪名若論其營私不法則其罪不可勝數且摯與轍
譏斥不減於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得罪輕於蘇
軾天下必以爲非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
告及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州鄭州各差官計會本縣

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訖奏
案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上云司馬溫公墜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忽仆於碑下而死
降授右正議大夫呂大防守本官行秘書監分司南京
郢州居住知廣州降授左朝議大夫劉摯守本官試光
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案宋史劉摯傳再貶光祿卿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報復法令益峻如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語及
知袁州降授左朝議大夫蘇轍守本官試少
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提舉靈仙觀鄂州居住
劉安世管句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議光
及公著皆當發塚斲棺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去
上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塚斲棺恐非盛德事

上曰朕亦以為無益公家遂寢其奏第令折去碑文
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據邵伯溫辨誣及曾紆南游記舊修與三省同對惇能不言否當考又蔡卞此曾紆亦不許將止云曾布對惇說又卷百七案畢沅通鑑云黃履周秩上均來之邵翟思劉拯并亮采交章言凡十九疏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立碑曾布章惇請罷毀碑不報蘇頌宣仁必再奏事但有宣論必告密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奏事但有宣論必告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奏事但有宣論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言者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又曰梁燾每起中正之頌免而與頌外祠周秩又盡出公論朕皆記之由是頌免而與頌外祠周秩又言秦觀落館閣校勘左宣德郎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罪罰重輕人言未允詔秦觀降授左宣議郎依舊處州監當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司馬光因邢恕引疾求罷原注紹聖元年七月周秩言皆議持平被逐孫覺李常亦以持平之論忤光不蒙援此引然秩以六月十日章長編所載亦究不得其日今姑依

附此 紀事 右正言張商英言按內臣陳衍先管句儲祥宮

大防之子數往謁因本宮道士武宗道而與衍結識既

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張充公住御藥院與衍關通尋

援行衍入國史院承受而檢討官張耒秦觀又因衍而

與蘇轍兄弟道達言語其姦狀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

尚典郡衍尚玷祿仕甚非所以駁姦邪立威令也欲乞

再正大防罪惡投之散地削奪衍官配流海島庶朝廷

官省內外人人畏肅不敢懷邪飾非以事吾君天下之

望也詔陳衍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

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轉押前去紀事本末卷百

誣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實已繫日書之今刪去瑣碎文
致之詞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誣罔亦不待辨而可知
熹以爲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誣則瑣碎文致之詞雖
具存之亦無傷今並依舊錄案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原

注陳衍編管在六月十八日與此異日月今考丁巳
乃七月十八日長編原注六月或爲七月之誤文

上諭執政聞河埽久不修故幾壞者數處魚池原武陽

武皆已遣水官乘疾置護役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

河若廣武埽壞大河與洛水合而爲一則清汴不通矣

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

苟得不壞過此亦須藉置爲久計安持強幹可倚其促

安持往營度之皆對曰但雨止則可無虞臣等謹奉命

退當召安持至政事堂以聖意諭之紀事本末卷百十
二案回河導洛兩

戊午詔曰送往事居是必責全於臣子藏怒宿怨豈宜

上及於君親朕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太母之尊

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祐朕躬自以簾帷之間聞

實台通變編合補

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獨待
任耆艾所冀恢明聖躬司馬光呂公著忘累朝之大恩
懷平時之缺望幸國家之變故逞朋黨之姦邪引呂大
防劉摯等或並立要途繼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訓
詞或封駁東臺或勸講經筵顧予左右前後皆爾所親
於時賞罰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裏符同宗廟神
靈恣行訕譏朝廷號令輒肆紛更輕改役法開訴理之
局使有罪者僥倖下疾苦之詔誘羣小之謗言誣橫斂
則淫蠲苟免之逋誣厚藏則妄耗常平之積崇聲律而
薄經術任穿鑿而紊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兵備
則歸過贖武城隍保民而罷增濬器械資用而撤繕完
凡屬經綸一皆廢黜人材淆混莫辨於流品黨與縱橫

迭分於勝負務決乘時之憤都忘託國之謀方利亮陰
之不言殊非慈闈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吞聲虜計得
行邊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惟闢國之聞江左雖微
興宗有易代之歎天下後世其謂朕何臨朝弗怡視古
有愧況復疏遠賤士昧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而抗
論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
等各已等第行遣責降訖噫優禮近司朕欲曲全于體
貌自干明憲爾今復追于誅夷至于射利之徒脅肩成
市盍從申儆俾革回邪惟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
除已行遣責降人數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復勿言
惟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已下及廢棄渠陽寨人自
依別敕處分咨爾羣工明聽朕命宜令御史臺出榜朝

堂進奏院遍牒時司馬光等既貶上謂刑惟厥中故有

是詔相首倡紹述之心甚不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

免籍法及相章惇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清臣進日更先

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清臣進日更先

英言文彥博背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臺

諫之職議當論列然彥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先帝待

遇恩禮至厚宜加闊略以優老臣可特置不問紀事本末

言此案編年備要為周秩等

庚申章惇等對曰前日再謫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

安世并司馬光呂公著謚告贈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

廷眾論以為寬餘人連逮尚眾陛下許其自新一切不

問莫不欣悅仰服聖德仁厚惟其親黨之論則不可知

上曰據其罪狀甚可誅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輕典聊示

懲責爾紀事本末

壬戌戶部尚書蔡京言神宗皇帝熙甯之初將欲有為

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條例司選天下英材

設官分職參備其事興利補弊功烈昭著元祐以來天

下用度浸以匱竭美意良法盡遭詆誣在于今日正當

參酌舊例考合得宜以稱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

國裕民之效然事之可與者方且毛舉豈臣單力所能

勝任伏望聖慈檢會熙甯中置條例司故事上自朝廷

大臣下選通達世務之賢同其考究庶幾成一代之業

以詔萬世其後用是置局修整命張康國鄧洵武看詳

利害事以聞紀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錄辨誣曰元祐

利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錄辨誣曰元祐

利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錄辨誣曰元祐

利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錄辨誣曰元祐

匱竭應刪 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即自決口與

清汴絕近緣河洛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則

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

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詔吳安持等再行

相度如果利便即計的確工料結罪保明以聞紀事本

十二案此條宋史河渠志四作丙寅日或安持言在

三省具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狀進呈當再敘章

惇曰惠卿所主極無名上曰與復舊官并資政殿學士

附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畢沅通鑑此

丙寅長編卷四百五十三元祐五年十二月丙寅可考案

丁卯長編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詔宋用臣敘

丁卯合參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免役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

便不願者勿強也案編年備要此以下有云上又曰如

寬剩錢抑勒及取寬贖錢毋過一分宋史本紀不載

封史不得貨志上六云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

宋史見別貨志上六云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

入年見別貨志上六云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

許備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願直須有役錢日補

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者戶長壯召顧

不賸己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上

寬賸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應減下者先自上五

等始人 卷一置府界孳生監案十朝綱要丙寅日王應麟玉海

又置府界孳生監案十朝綱要丙寅日王應麟玉海

度陝西河東置七監畿內十監復七監甫二年而廢

牧地向三千餘頃紹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復置孳

監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一

哲宗

紹聖元年八月

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庚午朔

辛未詔丁憂人左朝請

郎寶文閣待制范純粹降一官為直龍圖知延安府以

御史郭知章論其在元祐間嘗獻議棄安疆葭蘆吳堡

米脂等寨故有是命

紀事本末卷百一

丙子以權戶部侍郎吳安持為權工部侍郎安持等言

廣武埽危急刷埽隄身二千餘步與清汴絕近接洛河

之南去廣武南五六百步或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

東陳原誤高據宋史河渠志二改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餘里

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

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

築大隄功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別相度保明從之紀事

本末卷百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開洛口

新河編年備要云吳安持言廣武埽危迫請開汴河南

流遂詔安持提舉開修洛

丁丑祕書少監充祕閣校理張舜民為直祕閣權發遣

陝西轉運使紀事本末

辛巳都水監言河勢緊要緣楊武埽逼近京城請敕官

同共提舉固護詔差開封府推官趙越疾速前去救護

紀事本末

壬午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都大提舉開修新

河等工役及令內外丞李偉勾當洛口王維同管開修

直龍圖知徐州邢恕改知河陽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案回河導洛兩見

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論邢恕詆誣

原注恕自紹聖元年五月復職知徐州八月改河陽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己亥以蔡京守戶部尚書紀事本末

庚戌詔罷制科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愧郊錄九月

制科編年備要云考官上張咸吳儔陳晰各六論上謂

章惇曰制科所賜策與進士策無異先朝罷此科何時

復置惇曰元祐初復置李清臣曰漢亦不設此科上曰

進士策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陳經通鑑云罷

賢良方正科畢沅通鑑云丙午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庚戌三省同進呈張咸吳儔陳晰三人中第五等推

恩於此者因詔罷制科

給田土並行出賣并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收管

所有振濟合行事令戶部檢舉元豐敕令立法以聞紀事

本末卷

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課監司考察

吏部開拆等入優等中書省取旨其法雖具然自知州

考課而蒙超擢者幾何人蓋法有未盡則不能無弊願
詳考課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優課一人以升吏部
更加銓量人才與治效參相得然後條析聞上或省卽
監司藩郡有關則隨其資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將見天
下郡守翕然嚮風而羣吏出矣詔令諸路監司考察知
州每歲具其的實課績優等一名保明聞奏如無卽闕
若不實只依貢舉非其人法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甲寅追責措置荆湖北路朝奉郎唐義問長編卷四百
十五年元祐三
年十月丙戌量度堡塞原注云紹聖元年九月十六日
當考又卷四百六十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唐義問罷
編年備要云紹聖元年九月議棄渠陽官吏集賢殿撰
唐義問等並黜散官邵經邦宏簡錄云九月甲寅
知廣州唐義問棄渠陽若罪責授舒州團練使
戊午李琮權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九十六原注李琮權

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呈李仲王宗望欲開迎陽港河閉
燕家河門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吳安持相度
會布曰河防興役不一勞人傷財不可不慎若非灼然
有利此役未可遽興上亦以爲不足開安燾亦以爲然
惇曰會布在河北頗知河事又曰河身自東而下流壅
遏未成河道兼隄防未完須疏治下流及增固隄防不
爾恐未免上流衝決之患布曰旣如此不若且於下流
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吳安持好興作其言未必可用安
持前後於河防枉用功力以至糜費提刑司封椿萬數
蓋當時議論不一而安持輩務欲約大河歸東流致德
清軍橫流墊溺公私財力困敝遂指圖中燕家河門乃
是初決者小吳口惇曰元豐中任河勢順流未嘗用功

卻無事熹曰容臣開陳因言大河北流過釣臺下流深
闊處入界河若更變移近北即流入胡中河在虜境則
自可爲橋梁度河中國更無限隔之處所以文彥博輩
議欲回東流但不敢漏此意亦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
胡中者如何不變移趨北則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
也韓忠彥曰但責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
紀事本末 卷百十二 章惇安熹提舉修海行敕令格式 長編卷 五百十
四元符二年八月癸酉蔡京劉夔進呈新修海行敕令 格式原注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章惇安熹提舉
乙丑曾布再對陳河防不可輕動枉費財用如吳安持
見開洛河外議未以爲當用夫四十五萬若洛水小引
水傍山無益若泛漲自當就下徑入黃河豈肯如人意
傍山而入汴上領之 紀事本末 卷百十二

丙寅敕中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敕勘會元豐中置水磨
茶出賣與在京鋪戶故京師求食茶無夾雜之弊而茶
商無留滯之患官歲收計息二十餘萬元祐中悉皆罷
廢臣等欲乞參酌舊制重行興復三省同奉聖旨水磨
茶應興復合行事件令吏部疾速先具措置申尙書九
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戶部所申差孫迥提
舉檢會舊行水磨日前後條制參酌今來合及到分項
丙一檢元豐七年六月一日敕中書省尙書省送到戶
部狀準都省批下都提舉汴河隄岸司奏勘會本司近
準朝旨在京賣茶人戶不許擅磨末茶並令赴本司水
磨請買斤茶歸鋪貨賣本司已依朝旨施行近日據府
界諸縣茶鋪等人戶赴本司陳狀爲見在京茶鋪之家

請買水磨末茶貨賣別無頭畜之費坐獲厚利其府界
茶鋪係與在京鋪戶事體一般乞依在京師茶鋪人戶
例赴水磨請輸歸逐縣貨賣及依在京師法禁止私磨
茶貨本司今勘會自興置水磨後其內外茶鋪人戶各
家免雇召人工養飼頭口諸般浮費及不入末豆荷葉
雜物之類和茶委有利息其民間皆得真茶食用若比
自來所買鋪戶私磨絞和偽茶其價亦賤兼販茶客人
亦免民間賒欠錢物赴本司入中茶貨便請見錢再行
興賒甚有利潤沿路往來所收商稅不少今來已準朝
旨並依本司奏請立法自推行以來其鋪戶例各比元
供請買茶數外甚添斤重請輸蓋爲獲利極多故府界
諸縣茶鋪等人戶有伏乞依在京例請買水磨茶貨禁

絕私磨本司看詳若依逐縣人戶所陳卽委是止絕外
縣添和茶法及晚經久卻生弊倖并請在官茶法誠爲
利便如賜施行卽乞依下項約束令取進止後批五月
八日送戶部勘當并小貼子稱勘會客人販到茶貨指
往府界諸縣販賣今來旣已立限陳首級引入京赴水
磨場中賣其到京合納稅錢亦乞依自來條例句收送
納入戶部勘會下項事仍連元狀六月一日奉聖旨並
依請一依敕命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牒件如前請
詳前項尙書戶部牒內聖旨指揮施行仍關牒應干界
及在京者委產茶山場州軍出引並皆赴京官場中賣
卽不得沿路及府界地分貨易如違告首罪賞並依私
臘茶法一諸路末茶不得入府界地分貨賣如違卽依

本司印出在京茶法施行已上本部勘當欲依本司奏
乞事理施行長編卷三百四十六元豐七年六月己巳
鋪亦乞請買水磨官茶原注載紹聖此

是月知徐州朝奉郎管句靈仙觀邢恕改知河陽長編

百八注云五聖復職知徐州九月論邢恕詎許天啟提
點陝西銀銅坑冶事庚子置提舉涇原新弓官依陝西

提點坑冶在紹聖元年九月天啟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辛巳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洛口

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已畢工放水乞除提舉
官員外自餘官吏相度節次存減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部言都水司王宗望等狀自闕村以下至栲栳隄七節
河門並塞閉了當全河悉已東還故道更無北流之水

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撥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
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準備枝梧庶免噎凌之患從之

左司諫監察御史劉拯為右正言紀事本末卷百一

資政殿學士知江甯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

同呈惠卿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
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紀事本末卷百一

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冬十月呂惠卿自江甯改除樞臣
韓忠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

問吳居厚皆刻薄布因言章惇專權日甚一曰若以舊
恩欲保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體貌又安石言聽
計從亦未嘗爾也編年備要此下有云布又曰除臣與
忠彥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此不可不察時布
已有傾惇意矣陳極通鑑續編云監察御史常安民言
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
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

京矣上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而泣帝正色不答
而人專恣弄權日甚一日陛下致仕而公論召彭汝礪
而任王欽臣呂升卿於罪史惇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
再廷而惇欲多謝表語庇其罪陛下不欲與惠卿職而
復不稍除林希經而終除是以上下欲與之獨臣韓忠
固當開陳他人有敢言者否其意蓋欲傾惇帝曰此

陳也
丁亥國子司業龔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
所誤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
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認可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周輝清波雜志卷下云章子厚
在相位一日國子長貳言三經已鏤版放行王荆公字
說亦合攸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
白從之其
然自原也
弊
戊子州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辛巳戶部言
縣遇有灾傷差官檢放乞自任受狀至出榜共

不得過四日從之乃於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
日條內限三日內差定檢官作當日案原文已佚
庚寅左朝奉郎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常安民為監察御
史中丞黃履薦也安民先召對垂拱殿下有云上曰今日
卿嘗致仕安民曰臣元祐七年丁母憂疾篤致仕服除
又問元祐任何官安民曰臣元祐七年丁母憂疾篤致仕服除
轍皆嘗薦臣為臺官以民具以實對且言鄧伯溫蘇軾蘇
置臺諫乃好意為臺官以民具以實對且言鄧伯溫蘇軾蘇
言官天子惟擇執事與執政使行之因奏曰祖宗之
諫後除授故雖自擇近歲多由執政度其附已為而治故臺
如何安民對曰案編年要目實政其私已為而治故臺
難之地則掉臂而去矣今之伏臣所提撕者皆無恥之
人元祐中進言者以熙甯元豐之政為非而當時為是
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為非而熙甯元豐為是皆為
偏論先帝以天下久安不無積弊故須變革然末年已

有欲趨安靜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時之宜務以寬
仁鎮靜稍更作為之見今進言者一切以為非願陛下
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上
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卷一百案未
編年備要云安民誣又上疏略曰大臣不和於上朋黨
交惡於下綱紀豈不日就廢壞遲昔唐文宗初亦慨然有
正曲直則綱紀豈不日就廢壞遲昔唐文宗初亦慨然有
意於治史稱儒雅恭儉出於天性故太和初亦慨然有
為清明惟以儒雅恭儉出於天性故太和初亦慨然有
有鄭陳夷僧孺李德裕二黨相攻黑和之後朝廷號
爭於前唐祚遂衰陛下若不能辨邪正
則朋黨何時可破牛李之禍可不戒哉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
兩流利害極大十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
自奉詔以來凡經九月上稟成算遂斷北流以除河患
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紀紹聖臨御以來聖明獨斷至

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額官等功力等第
以聞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
都水使者朔月十五日當并王宗望事迹紹聖元年為
朝並塞張包樊郡等河決而東北流之議興宗望有請於
門並塞張包樊郡等河決而東北流之議興宗望有請於
奉還故道又設為經畫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
視補築新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濬雖盛夏漲潦更
無壅決之患二年轉運使未數月擢工部
侍郎龍圖閣學士等二年十月五日
忠彥言外議見惠卿移大名過闕遷工部升卿除落衝
替疑惠卿復用上曰無此紀事本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振饑案宋史本紀九月癸
卯遣御史劉拯振書之遣劉拯之命在九月
二月或據放振時書之遣劉拯之命在九月
入京師往泊御廊及僧舍饑
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振饑

十一月己亥朔戊午中書省言刑房斷例嘉祐中宰臣
十一月己亥朔戊午中書省言刑房斷例嘉祐中宰臣

編修今二十餘年內有該載者欲委官續斷例及舊例
策一處看詳原注紹聖元年十一月己亥可考案今原
文已佚據錢大昕朔閏考書朔

已酉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
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其
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功欲乞再行疏道燕家河
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二十一埽所用功料詔令
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紀事本末卷百

庚戌長編卷三百二十五元豐五年四月戊寅詔六曹
尚書依翰林學士例侍郎依直學並賜佩金魚原

注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崇甯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三月十三日大觀二年

五月十七日合參

王子案原文已佚詔觀文殿學士贈特進蔡確

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令穎昌府候葬日並官為應副

紀事本末卷百七

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
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特因紆南宮等
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為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
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內
黃下歸閉斷北流至漲水時獨有三分北流水勢然上
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據王宗望
等奏大河自閉塞闕村而下創築新隄七十餘里已畫
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
決今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如全歸故道下惟
舊隄多有損缺怯薄處勢有可虞至於闕村而下所葺

新隄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漲水兼京城上流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祐疾速前去計會北流外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以來逐一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將來盛夏不致壅滯衝決候過漲水無虞卽據昨來所開北流之功等第推賞仍先具結絕事狀以聞如何去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爲公私大患亦當攷察事實重作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十

乙卯左司諫張商英言臣伏見今年已閉塞黃河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館則是河水已歸故道只消修完隄埽以杜將來衝決之患而已近聞使者王宗望外監丞李偉卻乞以來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

郎吳安持乞候漲水前去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來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今來河底平則從初自合開口回河用功九年費則動眾吳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年漲水并今年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漲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及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枝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各有河議望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一處反復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免見年年遇漲水則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則乞候漲水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

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極陳近歲調夫多至於率錢民力重困既切責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須索今京東河北皆饑歉流亡河役不可責辦民力安燾曰河已東流不可復易布曰河既已東流無已議者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但因其勢而順導之則可矣東流固未可保其無患不可不責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復故道則當使如小吳未決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歲有患也眾皆曰舊亦有決溢布曰先帝在位幾十年屢言東流不可更議臣等本無此意但未敢保其無患須責水官以不可敗事也兼大役不可盡責民力須朝廷應副爾既對韓忠彥謂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開嘗以回河爲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誠不曉事未至於

此使大河已東必欲徙之北流以便子開之論此言果可伸乎復數日布又言吳安持論河事既被督責計窮詞屈真情盡露兼所言先留北隄四十里泄水以爲先有此論韓忠彥具知其說當時吳安持以謂河須東流須閉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純仁蘇轍主北流之論故且爲此以誘之庶其肯聽今乃執此言以逃責更爲欺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盡閉北流爲非當時何不言布曰安持爲工部侍郎乃其執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盡閉陛下固已察見其奸言矣上欣納退至都堂安持等來稟河事因反復久之布謂章惇曰何惜二十萬未應副將來若敗事秋毫無所假借安持又言釃二渠爲便布曰若然則是北流是東流是安持曰須以漸

閉布曰然則幾何年可了安燾云只爲昨降之字以東
流爲非故如此紛紛布曰本不以東流爲非亦不敢以
北流爲是但不敢保東流無患爾主東流者是罪人主
北流者亦罪人國事但欲取之當爾東北何擇焉翌日
同呈安持劄子布曰計窮詞屈姦言盡露安燾曰安持
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韓忠彥所聞乃是欺
罔反復安燾曰布改定劄子以東流爲非布曰臣嘗以
爲用偏見主東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預河事於此
持心實平直於東北流無所主但欲處國事當爾燾曰
誰不平直上曰執偏見誠不可反復久之布又言劄子
乃章惇所草臣嘗改定云新縷七十里隄未委可與不
可捍禦將來漲水及慮上流有壅滯衝決之患緣公私

之憂不細不可不預爲經畫此語恐亦非道至於眾論
所疑無不案此下原惇曰昨日已諭水官人夫物料極
力應副若將來敗事水官亦無所借貸上曰當如此紀

本末卷
百十二

甲子左思諫張商英言伏聞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近詣
三省樞密院稟議河事在都堂喧略無儀始以母老爲
辭又以須得二十萬夫千萬芻梢乃可往厲聲云水官
豈可不爲自全之計按安持主張河事八年今日始開
口爲自全之計卽前後欺罔不攻自破緣章惇曾布是
王安石門人吳安持是王安石女婿安持又是安石男
女姻家致安持恃親戚恩舊敢肆侮慢使廟堂之體凌
夷如此何以聳天下之具瞻爲首寮之表式哉安持首

鼠兩端必圖再用欲乞下有司薄責自充都水使者至
今前後費用若干人兵錢糧稍草興得是何功利從初
主意爲是東流爲是北流若至東流因何十六河不會
閉塞下流隄埽不曾修築若主北流因何年進馬頭水
入縣村口若以孫村口分減水勢因何八年用功今年
淺澱卻于竇家港口等處行水明正案牘具列情狀檢
會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責降施行仍自今年開塞
北流以後專責王宗望鄭祐候過漲水取旨當罷況此
一事上繫朝廷休戚至大下係生靈利病不小大臣豈
敢以親黨之故致私意於其間所有臣自供職後來論
列章疏亦乞檢會再賜采擇紀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
商英此章據布日錄在十

一月二十五日
癸亥今附本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樞密院與三省同進呈鄭
雍白上曾布嘗詰責安持反復奸言故安持對水官懼
後命不敢不爲自全之計亦無喧悖狀上曰安持果安
石堦韓忠彥曰蔡卞女壻也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
人變亂是非以誤國事上曰此無可行者遂罷紀事本末
卷百

十二月己巳朔案據錢大昕朔
閏考增朔字河東路轉運司言本路

鹽課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無甚今日自元豐以後至
今官場賣到見錢兼客人算請所改課利比於元祐閒
取其最多一年之數不過十二萬六千緡以方元豐最
少之年猶未及三分之一近雖專差奉議郎舒之翰至
本路改更舊法行之二年課利愈虧蓋是不能深究弊

源遂致私前盜販從而得行豪奪公家之利按熙甯八年六月中書劄子云云當時相度只以一色鹽從官場出賣得旨推行累年頗有實利自後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緣積習遂致頽廢兼近年裁減私鹽賞錢不許根究賣主來歷法禁廢弛滋長奸弊請將本路鹽只許官場出賣罷去客人算請依熙甯元豐開行私鹽條禁并制官提舉除舊條護到鹽不許根究賣主來歷外餘依所奏

紀事本末卷一百又卷百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二月河東鹽復復官賣法編年備要云轉運司言本路鹽課以一年最多之數比元豐最少之年未及三分之一請罷去客人算請官自賣從之

又案熙甯八年六月在長編卷二百六十五不載中書劄子惟於戊申日下載三司使章惇言河東永利兩鹽課詔河南轉運使詳具條約以問

庚午長編卷二百八十四陝西轉運司收糴斛斗充緣邊五年之蓄又卷四百九元祐三年三月甲申戶部

言陝西沿蓄錢請注籍以備勾考原注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

辛卯戶利編卷二百四十五熙甯六年五月丁卯詳定行

甲午案原作甲子十一月己巳朔無甲子

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彥若責授安遠軍節度

副使澧州安置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

直以史事請黔南道與此年有異或彼以到黔日此

以奉詔日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御史郭知章黃慶基

誣罪竄太平治迹類云十二月御史郭知章黃慶基

乞奏疏言實錄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姦言詆斥熙甯

來政事官誣毀先帝偏年備要云司諫張商英論具修神

宗實錄中丞黃履御史翟崇實錄禹永州趙彥若論

州黃庭堅黔州並安置坐修神宗實錄禹永州趙彥若論

數十事詔祖禹等供答至是國史院會到祖禹彥若庭

堅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上曰史官敢如此誕謾不

恭遂有是命李勃武名臣言行續錄卷一云章惇並與
羣姦論實錄詆誣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案摘手餘條
示之謂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
對日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
耳凡有問者皆直辭以對問者壯之
京言本部財用皆自東南運漕以充歲計今年上供物
數十無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閉口臣責到渠宋史四作
責提舉汴河隄岸楊瑄狀稱志宋史河渠乃稱自元豐二年
導洛通汴至元祐八年之間不曾閉口如遇冬寒差兵
行凍並不失事乞依元豐條例從之紀事本末卷四百十
七年元祐二年十二月未是冬始閉汴口原注此據紹聖
元人案三年正月李仲之言原文已佚已據宋史河渠
增四附注於彼又明年正月十三日庚戌宋用臣言可
攻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嚴銅錢出界禁案十朝綱要辛
未日編年備要云奉使鄭价言北界支到拾廂人例

物見錢七千餘貫並是國朝新鑄寶遂詔增重其禁
據宋史食物志下二鄭价使契丹契丹還言其給與
廂者錢皆中國所鑄乃
增嚴三路關出之法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一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二

哲宗

紹聖二年正月

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戊戌朔

庚戌宣政使宋用臣言

昨自元豐二年四月內導洛河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時

行流不絕遇冬凌結即督責沿河官吏打撥通流並無

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便行閉塞使河流涸竭殊

不究當日導通之意欲乞于正月內擇日開撥放水歸

流永不閒塞四時流通如遇凌結止可將五斗門減放

節限水勢如惠民河行流則無壅遏之患於國家有萬

世源源不絕之慶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卷四元年十一月李偉言

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為萬世利自元祐以來

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隄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

十貶其一月一邦將以臣渠心立三戢閣先正京二及閉聖百覆作
月遂後月直往爲老援詣因日歿知以月云七史有口考是十三日宋庚戌二月正月
庚復鍾一日路安納歎耳文其王繼立州又卷三正月路體十度邊情除陝西
辰構傳日路安納歎耳文其王繼立州又卷三正月路體十度邊情除陝西
孫成被傳好厚章服善郁國鞏甲誰原三正月路體十度邊情除陝西
路其召謂官卿子厚算慰乞內得雜記孫路除陝西轉運使又長編卷五
改議具晦職李厚除于無而附立其大劉晦叔昱言阿李國本不董
禮又言叔既邦直厚興日西豐以請於朝神宗曰此道也
外長不此事決但見路帝與鍾易守之榻而寢耶
原編可子厚亦難爲路帝與鍾易守之榻而寢耶
注卷四厚亦難爲路帝與鍾易守之榻而寢耶
孫路百亦難爲路帝與鍾易守之榻而寢耶
路百亦難爲路帝與鍾易守之榻而寢耶
尋六意得之鍾易守之榻而寢耶
改七十緩得之鍾易守之榻而寢耶
吏元祐傳坐冒賞也
中論熙河事

孫路除陝西轉運使

附注紹聖二年正月
云元祐至熙熙兩州
自通遠至熙熙兩州
自開關地百里
自使夏虜北據蘭州
則通遠絕出岷州
恐有測則岷州險阻
也橫山一測則岷州
部一勁兵之帶地險阻
兵一落勁兵之帶地險阻
城其要而出城壁若峙
導而南則今慶而麟州
是蘭州爲陝西轉運
長編所改吏中而編
禮外正年正月十日
聖謂正年正月十日
要案罷熙河分地
界在案罷熙河分地
乙卯詔定緣邊城堡鎮寨條
緣邊城堡鎮寨條見二年正月十八日
城堡鎮寨條見二年正月十八日

乙卯詔定緣邊城堡鎮寨條
緣邊城堡鎮寨條見二年正月十八日
城堡鎮寨條見二年正月十八日

癸亥樞密院奏長編卷四百五元祐二年九月己未夏
但既王伸十一月二十四日之諫遷官閏十二月十六日
日展磨勘紹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奏亦合參

照案原

二月

案錢大昕朔閏甲戌資政殿學士新知大名府呂

考是月丁卯朔

惠卿為資政殿大學士先是章惇必欲用呂惠卿帥河
東韓縝守北門時曾布在告韓忠彥力言之及布出議
河東帥上曰三省必欲用呂惠卿布曰不知聖意如何
上曰只用王安禮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
觀時上殿上曰已除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布曰惠
卿於邊鄙生事未便忠彥曰章惇言地界予後河東方
欲作為非惠卿不可布曰惠卿本不肯安靜若朝廷更
示以作為之意邊鄙安得無事上深然之又問惠卿已

行否忠彥布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而易

退其人可知矣上哂之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畢沅通鑑云初常安民面奏新除北都

留守呂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為執政及得志遂
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若見陛下必言先
帝而冀以感動陛下希望得留朝廷至是惠卿過闕請
對果為帝言先朝事且帝正色不答計不得施而去時
論快

甲午常立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

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常立以鄭州觀

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為甲午日

乙未遷左司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張商英遣人與蓋漸

謀害來之劾坐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甯府稅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

三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春二月振河北饑案十朝綱要
宋史本紀辛巳日出內庫錢帛二十萬助河北振饑
案錢大昕朔閏丁酉試中書舍人林希權禮部尙

書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豈有端坐不下
筆之理況實錄成書希同遷一官矣比眾人皆得罪希
既置而不問又峻遷徧私如此何以服人希蓋章惇之
黨為惇謀客惇之肆橫強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
必不安靜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奪黜陟陛下之操柄柰
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盡以付權臣乎章屢上不報由
是惇與其黨日毀短安民于上前謂安民力主元祐意
欲為范祖禹等營解然未有以顯中也紀事本末卷百六
甲辰國子司業龔原等言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嘗進
其子雱所譏論語孟子義乞下本家取所進義定本下
本監雕印頒行詔令國子監寫錄一本進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王子蔡蹈為監察御史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癸丑蔡蹈言夷門崗原注

紹聖二年三月十七日蔡蹈為監察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丙申朔十七日王子
已未詔職事官不帶職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職事官不帶職左右四月三十日詔職事官罷帶職與此異月日誤
官不帶職左右四月三十日詔職事官罷帶職與此異月日誤
宋史本紀四月戊辰詔職事官罷帶職與此異月日誤
與除光祿正議中散左右字事相合也

庚申給事中中書舍人言先帝以散文官定為寄祿法
實一代之新制議者淺陋妄加穿鑿遂請分為左右元
法本緣祿秩不為流品今合除去若謂正議大夫光祿
大夫是六曹及左右轄細轉法有未盡合行宗補即乞
存此三等分左右外餘並廢罷及朝議大夫中散大夫
亦依舊存左右字以分雜出身及無出身人依舊作兩
資遷轉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案長編卷四百八元祐
一月庚午詔改官資原注載紹聖二年四月三日戊辰
改官資事宋史作戊辰下詔紀事本末戊辰無文中書

資遷轉從之紀事本末卷一百案長編卷四百八元祐
一月庚午詔改官資原注載紹聖二年四月三日戊辰
改官資事宋史作戊辰下詔紀事本末戊辰無文中書

舍人於三月二十五日庚申上言乞請三月二十六日
降敕改制在四月十五日戊辰詔敕則依長編存四月
戊辰日下紀事日本未卷百六原注云寄祿官不帶左右
字為四月辛丑日原注可考據紀事本末卷一百八於三
十一月辛未日有云紹聖二年三月事本末卷一百八於
此也

是月邢恕除寶文閣待制知青州
長編卷四百八十六
紹聖四年四月丁未

論恕詆誣原注二年三月除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又卷四百九
十制聖詔四年八月丁酉蔡渭奏粉昆事原注二年除恕
待制知青州卷四百八十六原注又云尋

兵部侍郎又權戶部侍郎
高遵惠權

四月
案錢大昕朔閏丁卯長編卷三百七十三元祐元
錯條陳十月弊原注云六月十四日但稍更改不行在紹
聖二年四月丙寅朔

戊辰詔除光祿銀青光祿正議中散大夫存左右字餘
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三年二月庚午原注云云據以

悉罷
長編卷四百八十一元祐三年二月庚午原注云云據以

輯入又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午可考案揚萬里
誠齋揮塵錄卷下云官制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大
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初非以科第分也元祐間范忠宣
當國始帶左右紹聖初罷去大觀二年又置中奉奉直
二大夫撤中散大朝議大夫左右字據紀事本末卷百
六原注寄祿官不帶左右字見四月三十日詔恐誤以
三原注寄祿官不帶左右字見四月三十日詔恐誤以
為降敕日也考宋史本紀云夏四月戊辰請朝請大夫
勿分左辛酉詔亦以請奏日為降詔日
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監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

帝之法詔內外兩制及臺諫官等各舉才行一人詔許
將蔡京黃履蔡卞錢勰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
任使二員以聞紀事本末卷九
壬午邢恕入對流涕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
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覲上謂韓忠
彥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劄子常在懷袖此必曾以

示人布曰臣不聞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多得但
多言耳上曰正為此上殿必亂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
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布曰此豈惟恕狂妄而
劉安世等指為四凶乃與蔡確章惇等恕小官安得有
此紀事本末卷百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邢
除寶制知青州又(案)蓋命下之日也八十六原注云三月入見
乃令赴任也據編年備要於安得有此句下又有云忠
彥曰梁燾以太平攻之布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亦笑
分付與箇太問恕對甚久上曰恕在太母說與惇議事云
及是忠彥問恕對甚久上曰恕在太母說與惇議事云
珪有邪心曾問恕云但對甚久上曰恕在太母說與惇議事云
言臣亦曾見珪傾邪何所不至不足怪忠彥曰當辨于太
果何如布曰珪還恐無此事云是公繪報之布曰未必
公繪及確故召還恐無此事云是公繪報之布曰未必
母太公亦欲召還恐無此事云是公繪報之布曰未必
不為公繪所給忠彥聞其教公繪云非高氏之福太母
日渠亦自言布曰忠彥聞其教公繪云非高氏之福太母
尤惡此語上曰此亦多語誠非如欲調一確與司馬光令新
公家誠不可得但此多語誠非如欲調一確與司馬光令新

舊人同力此可
得乎上亦笑之

壬辰復置措置提舉權使司

提舉權使司又卷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
提舉官當結絕原注云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復置
措置司(案)宋史本紀不載

是月集賢院校理陳察改祕閣校理

陳察罷館職原注察元祐二年四月改祕閣校理
賢院校理于紹聖二年四月改祕閣校理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丁卯陝西轉運使孫路加直龍圖

閣知慶州孫路編卷五百一十元祐八年八月王寅知慶州
慶州又卷五百一十元祐八年八月王寅知慶州

原注孫路先以紹聖二年正月庚戌詔路體度邊情
日加直龍圖閣知慶州二年正月庚戌詔路體度邊情

乙酉詔元祐初減定正任已下俸祿遞損物數不多有
制(案)編年備要云是歲州四年正月路遷環慶經畧安撫
乙酉詔元祐初減定正任已下俸祿遞損物數不多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二

虧朝廷優異之禮其見行條令悉宜罷去並依元豐舊制其宗室公使並生日所賜自依元祐法

國元年三月可考御集又云元祐中奸臣建言請遵省儉自太宗太后以下遞省裁損宗室任皆被減損意在詆誣元豐哲宗親政察其奸心至是復元豐法長編卷四自削去今始存此可見小人之心無忌憚也案錢俸分數裁減原注紹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可考錢氏朔閏考

癸巳幸高陳王私第紀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幸高陳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據原注輯此

七月案錢大昕朔閏己亥戶部尙書蔡京言奉詔措置

財利案以上六字據紀竊見熙甯中先皇帝以天下之

本在農故稽參先王春秋補助之意行散斂之法薄取

其息以為放閣欠免之備故兼并得不專闢闔之科而

農得盡力南畝不為兼并所困實大惠也行法之初論

者不一賴先帝神武英明斷之不疑以克就緒數年之

後取者雲集納者輻至天下倉庫盈衍豐資羨而財不

可勝用自元祐廢罷以來兼并均縱農漸失業向之所

積支用殆盡以至于今未之復也今欲乞下有司檢點

熙甯元豐青苗條約參取增損適今之宜立為定制以

幸天下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錢

盡為他司侵借徒有應在所存無幾欲乞追還向所侵

借令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濟闕乏隨夏稅納勿立定額

自無抑民失財之弊穀賤則增價糴以助農穀貴則減

錢糴以與民雖有水旱人不損瘠奉議郎鄭僅言青苗

之法其利濟甚博然而行法之吏不能盡良故其閒有

貪多務得之擾轉新換舊之弊此吏之罪非法之過也

竊謂青苗義倉最為便民願詔有司以次施行之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朝奉郎郭時亮言願復青苗法不課郡縣定

額聽民自便而戒抑配沮遏之弊復諸路縣邑抵當法

付令佐主行而戒苛碎邀沮之弊令常平司與郡縣訪

求民間溝洫之利以備水旱承議郎許幾言比者明詔

有司條具免役舊法頒之天下又命擇提舉官推而行

之甚大惠也然常平義倉抵當農田水利坊場河渡復

行之令未盡詔也欲乞盡付提舉官次序而復之奉議

郎周純言今復置常平官而詔告乃止于免役法恐名

未正也元豐稱常平等者謂常平免役坊場農田水利

保甲義倉抵當也願詔大臣斟酌增損如免役之法則

常平官名實正矣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法乞歲收

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其

出息至寡則可以抑兼并之家賞既不可行則可以絕

邀功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敕令所紀事本末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庚午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長編

百八十八元祐元年六月辛丑夏國差人詣闕計會所侵

疆土城寨司馬光論與文彥博相合原注紹聖二年八

月七日罷分畫舊錄載彥博議棄四寨以謂邊臣欺罔

為國生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熙河等路分畫地

界時章惇曾布方謀用兵故先勸上罷分畫十朝綱要云罷分

畫地界止所甲申詔應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數及赦恩敘復其

見釐務者任滿日視見今路分遠近移一般差遣不曾

落職降官者展一朞取旨先是曾布獨對既論路昌衡

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禮恩宥在近去歲貶謫人不知何

以處之上應聲曰莫不可牽復歲月未久亦不可遷徙
布曰誠如聖諭蔡確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
處吳居厚等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
可依此兼蔡京曾為臣言錢勰已曾來京處探問謫降
人牽復消息京答以不知其黨類日望其牽復上曰卻
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簡近押送峽州九月中未知到
否豈可便移上曰豈有此理又問惟簡此行眾頗善否
布曰此舉固足以警兩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
祐之黨未免以為過當也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
是月祕閣校理張舜民改直祕閣長編卷五百五元符
民罷館職原注舜民紹聖二年八月改直祕閣案宋史
張舜民傳云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
祕書少監使
意加直祕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錄趙普後案宋史本紀
乙酉錄趙普後希莊為問門祇候明年六月癸亥令

真定立
趙普廟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壬寅范純仁在陳州聞奉議以將

近郊禮呂大防等不當用恩赦案范忠宣行狀暮敘復元先是公未罷

相上嘗問公曰貶謫之人幾似永廢公察上意甚善特

有所牽制而未果因致賀曰陛下語此堯舜不如此願

重罪編配之人尚理期序敘復豈茲等不與此比願

惟在陛下用檢舉候進呈令依條則或有言若亦易裁處

大防等寬而停近測上意先奏大防等難從恩有遂以

為永憂憤累日齋戒上奏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

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齒衰殘或素

有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
溘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維
陛下聖心仁厚天縱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

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于斬絞重囚髡黔徒隸咸蒙
恕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大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
悲離別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
今日之愆皆其自取起迪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
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
為冤讐以疑似之言為訕謗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
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鑒豈可尚遵前轍靡恤效
尤案忠宣行狀載此奏下又有云兼臣與大防等共事
臣報聖德不為其他兼今夏內地大熱臣方想不易處
仰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
蒙陛下常憫遷謫之人幾為永廢臣測知聖心亦曾乞
用檢舉之說陛下以一人蔡確嘗軫至念今趙彥若已死
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下癸卯上批范純仁立異邀
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純

仁草奏親密多勸止曰今決不可回必得重罪公年老
何堪遠責純仁曰我嘗為大臣今日國家事如此無一
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負天地萬一主上以我言為然
于國家所繫不細苟不以為然而得罪雖死無憾也上
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
未錄遂并責之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純仁知隨州在
進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日久進擬赦文之
軍居往及安置者並特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
降及幽顯和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澤凡
五上奏隨州有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
落職改隨州又范忠宣行狀云公在隨州二年事未錄
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色失
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
陳終有移上意遂貶州在九月丙辰陳經通鑑繫於十一
事本末原注知隨州在九月丙辰陳經通鑑繫於十一
月下是

己酉薦享景靈宮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王寅告遷神宗神御于景靈宮顯承殿
癸卯詣景靈宮行奉安禮戊申加上神宗諡曰紹天法
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己酉朝獻景靈宮

庚戌朝享八室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庚戌朝饗太廟

辛亥大饗于明堂以神宗配宰臣章惇奏幸從屬車恭

陪元祀伏見陛下十七日案己酉日自廟門降輅步至齋宮

秋日尙炎卻繖勿御翌日薦獻神宗廟室涕泗沾服感

動左右禮畢復自齋宮卻繖步升玉輅備殫孝謹之誠

以昭事祖宗風化四海宜載典策垂示萬世乞宣付史

館詔可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辛亥大饗于明堂赦天下

丁巳吳居厚復天章閣待制紀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紀居厚復待制二年九月二

十五日案東都事略云元豐間拜天章閣待制元祐初

責散官黃州安置尋知廬州紹聖初知蘇州居厚數
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旋復舊職

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

言奸狀甚著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

部與監當差遣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又卷一百六原注舊錄

為言事官數以奸言進對初談正論商英薦之于朝得

屢察其奸遂逐之新錄辨誣曰張商英薦安民于朝檢

尋哲宗實錄並無證據如姦言異心等語皆是誣謗今

依常民家傳及奏議別行修定刪去上件五十九字

繼又詔常安民已降指揮罷監察御史來日可更不引

上殿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原注御筆九月三十日下編御

哲宗乃降先是安民上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

旨罷之皆假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
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
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

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諡號為文正公及近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將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奸謀謂他事難以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私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大夫第澆奠及輟朝并命襄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高遵惠為侍郎士論皆以為當

聞吳居厚向得罪出于宣仁之意近聞復待制舍人再繳而大臣尙欲再下願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今權臣恣橫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獎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恥為之舉朝廷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上開慰而已

本末卷百六(原注)林希權禮書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權戶侍元厚復待制二年九月高遵惠權兵侍二年三月六日吳居厚復待制二年九月高遵惠權兵侍二年三月六日官不帶左右字四職事官不帶職三月五日幸高陳王私第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復曲折言之以不置惇顛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日爾乃為時相游說耶惇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情深結之疆毀人居室橫與朝詔御史劾治安民為欺罔此之姦狀非法之甚力止罰金及祀明堂劉美人重為降責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及祀明堂劉美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二

侍上于齋宮又至相國寺用教坊作樂安民面奏眾所
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旨章惇從而譖之曾布初與惇
不合見安民數論惇事意謂附己每于上前稱之謂近
來言事官敢言不阿附無如常安民者及安民論布在
樞密院與惇互用親故布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閒袖
安民舊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在元祐中上呂公著
書乞消滅先朝奸黨欲使援引其類百世承續安民因
對上問聞卿嘗上宰相書比朕為漢質帝安民曰臣在
元祐初嘗勸呂公著博求賢才至引陳蕃竇武李膺事
以動之豈有他意古今議論皆然何獨臣也臣以蠢直
觸犯權臣之怒久矣惡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終
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以文致臣罪臣雖辨之何益

初安民與國子司業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
監考試所折號對敦逸稱二蘇天下文章之士負天下
重望公不當彈擊至是敦逸奏訐安民前語上言乃軾
轍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祐安民遂責詔語皆惇批也
上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敦
逸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
軍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紀事本末卷
美人事安熹行狀所載差詳載熹出時新錄云詔監
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言奸狀甚
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監當
遣先是安民數論事無所阿比論章惇以大臣為紹
之說實甚假其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
他事難惑聖睿若聞陛下紹述者皆欲託先帝以行
良善者須假此威福論蔡京巧足臣大半為京死黨
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為亂漢林甫亂

日拔引權奸布滿中外雖欲去之無及矣論張商英在
元祐之時官則上公著士親定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
笑近為諫官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
臣則上疏論平又論林希李琮不當違新制此輩之言
出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復待制公著書此力排陷賢帝
吳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復待制公著書此力排陷賢帝
靈帝安民對曰臣在元祐嘗復待制公著書此力排陷賢帝
嘗引陳蕃對曰臣在元祐嘗復待制公著書此力排陷賢帝
推其前世以文致罪臣雖辨之何益于深者乃指摘臣言
安民前嘗稱二蘇文祐者詔罷安民御史與知軍而
批詔語乃擬送吏部與監當安民家傳所稱論會布與
章淳互用擬送吏部與監當安民家傳所稱論會布與
親故當考詳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諸路應緣常平
斂散等事除今來申請之外並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
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令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

十月案錢大昕朔閏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為資政殿學
本末卷

士知陳州先是御史中丞黃履御史周秩以雍嘗為二
王宮保交章論劾內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稱疾乞
解機務詔不許會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廣德軍雍復
起視事踰年乃去位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
子行遣安燾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
雍私謂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
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黜事
本末卷百一又卷百六原注邵伯溫辨誣曰初元祐中
呂相引李清臣欲其為助至紹聖初清臣首變元祐之
政呂相出范相亦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章惇
被召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亟改元祐法
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至拜左僕射安燾門下
侍郎安公剛正每事與惇爭辨清臣既不得作相亦與
惇為敵初論不貶元祐事疑惇亦恐時鄭子行事自安
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亦恐時鄭子行事自安計私謂
二王宮寮屢致人言述甚危欲結惇為右丞雍以嘗為
日熙甯初王荆公作相嘗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

案贖懷以白上停遂安然鄭竟罷政尋被謫案宋史鄭
雍傳云紹聖初治元祐乘隙詆之謂雍初為侍從時因
無他私論使勿去周進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
徐王私與於權臣以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
聞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救銀臺母受雍辭去奏章
東府母聽雍妻于輒出且令學士錢總善為留詔二年
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此京留守初章惇為白帖
計謂惇曰熙臣僚安素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
取案贖懷之熙臣僚安素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
政坐元祐黨奪職知哲宗遂其奸雍雖以此帖行事惇大喜
陳州數日改成都府左正言劉拯言伏見去歲御史
合班彈奏尚書右丞鄭雍不當任以政府臣于是時蓋
嘗繼呈論奏今雍抗章請去翰林學士錢總代言批答
乃有羣邪共攻之語謂之羣邪則臣亦處一焉且御史
以擊邪為任而乃以邪人處之豈是朝廷正名核實之
意顧臣義分難以安職伏望聖慈罷臣言責授以冗散
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覩士論藉藉謂翰林學士

錢勰撰賜尚書右丞鄭雍詔有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
察其厚誣力加明辨之語蓋指去年臣等嘗彈奏雍反
復不忠也按勰處代言之職其遣辭命雖出于勰傳之
天下載之後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雍果出厚誣
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羣枉竊據乞賜譴斥以示天下
若臣等彈奏苟非誣罔則勰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妄
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亦乞施行檢會錢勰撰賜鄭
雍第二詔卿恬靜恪已雅重鎮浮頃正臺綱遂躋政路
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辨明君臣之際
固可無嫌進退之間所宜致慎夫何異趨乃爾乞身勇
于自謀豈不有裕志于論報其或未安無重為煩所宜
亟起詔錢勰落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案總知池州在己巳

日見紀事元祐初章惇罷知樞密院知汝州勰草制詞
末卷百一

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
知開封府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于
上前上未聽也于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為履誦弗
容羣枉規欲動搖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答語不
知誰為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勰所作履等相繼論
列雍既罷政勰亦坐貶黜而卞即為右丞勰得罪初非
惇意也御史中丞黃履言竊覩錢勰批答不允鄭雍所
請詔草有羣邪共攻等語未識斯言出于聖諭為之出
于錢勰私意若出自聖諭自即請罪而去若出勰之私
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緣雍之進在元祐中當是時也凡
有進擬差除皆出于執政大臣則雍之進也決知非陛

下本意及陛下收攬政柄察知呂大防等罪遂加貶斥
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獨預擬議臣誠恐天下有以窺聖
政之萬一遂具彈奏使雍當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
預臣亦不論為傷廉隅及礙聖政所以雖至奏陳既蒙
陛下委曲開諭不復論及今勰乃以羣邪為詞未知勰
之所趨何以為正何以為邪而公然形于答詔無所忌
憚伏望陛下特賜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趨鼎鑊如其
不然即乞追改答詔及正勰欺罔之罪侍御史翟思言
昨日嘗疏錢勰批答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之語卻作
羣邪交攻意有未盡須至再陳恭維陛下以成王之孝
繼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
今勰力以臣等忝任風憲指為羣邪則未知勰之處心

日見紀事元祐初章惇罷知樞密院知汝州勰草制詞

有云快快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于上前上未聽也于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爲履誦弗容羣枉規欲動搖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答語不知誰爲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勰所作履等相繼論列雍旣罷政勰亦坐貶黜而卞卽爲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御史中丞黃履言竊覩錢勰批答不允鄭雍所請詔草有羣邪共攻等語未識斯言出于聖諭爲之出于錢勰私意若出自聖諭自卽請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緣雍之進在元祐中當是時也凡有進擬差除皆出于執政大臣則雍之進也決知非陛

下本意及陛下收攬政柄察知呂大防等罪遂加貶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獨預擬議臣誠恐天下有以窺聖政之萬一遂具彈奏使雍當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預臣亦不論爲傷廉隅及礙聖政所以雖至奏陳旣蒙陛下委曲開諭不復論及今勰乃以羣邪爲詞未知勰之所趨何以爲正何以爲邪而公然形于答詔無所忌憚伏望陛下特賜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趨鼎鑊如其不然卽乞追改答詔及正勰欺罔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嘗疏錢勰批答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之語卻作羣邪交攻意有未盡須至再陳恭維陛下以成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賢去邪朝廷清明明天下欣慶今勰力以臣等忝任風憲指爲羣邪則未知勰之處心

積慮仰視陛下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

本末卷

己巳詔翰林學士錢勰落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

西轉運使穆衍知泰州安燾初欲用錢勰會布曰勰罪

狀不在顧臨下章惇曰當在臨上上曰何可作帥皆曰

不如用衍從之

癸酉翰林學士蔡卞為尙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

彈章云林希執政在四月癸酉翰林學士蔡卞為尙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

案長編云林希執政在四月癸酉翰林學士蔡卞為尙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

亦當書同知樞密院事僅云為尙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

編既於希卞均言執政係均為尙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

日依本紀編事從長編文義也

丙子蔡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

紹聖二年十二月乙丑京為御史中丞徐勣傳云國史久

京兄弟純家用王惡不石范祖禹等之說故論議紛然當

勒成之典帝然命勣草無戒史官俾盡心去筆母使

抹之盡取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

辛巳冀王顥改封楚王

甲申三省樞密院言紹聖元年命權工部侍郎吳安持

都水使者王宗望監水丞鄭佑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

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濬可使將來盛

夏不至壅滯衝決之患即據向所閉北流之功當言等

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為公私大患亦當

實事求是

考察事實重作施行詔以大流中流朝請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為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吳安持為朝請大夫候過來年漲水東流無虞更加旌賞若致決溢仍舊滋長河患當議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十二

乙酉孫路言安疆寨係元祐四年給賜要當以元祐四年六月九日降詔為給賜之始長編卷三百八十二元祐元年七月癸亥許歸

夏人侵地原注載紹聖二年十月二日孫路亦言安疆寨云云輯入

丁亥都水使者王宗望擢工部侍郎進階三等授中散

大夫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原注見元年十月二十九

西日丁

已丑戶部侍郎孫覺奏臣昨在陝西備見本路鹽錢鐵錢之弊前後累有言者奏請改更終未見有經久可行

之利勘會即今鹽鈔民間價直甚貴客人買至京師折

錢一倍商旅往還既無回貨鹽鈔折錢既多故物重貨

輕公私俱病鐵錢不可流轉常賴鹽鈔以為用官司能

低昂物價以權鐵錢之輕重則鐵錢可以流轉是鈔與

錢相須而後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賣鹽鈔以見錢

椿充本賣鈔折糴亦是舊法蓋舊來鈔價增長以來以

私利于收鈔面錢折糴斛斗故不肯賣鈔鈔面錢雖多

斛斗價直亦從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鈔面之名而販

糴之家常增價以相當若以見今鈔價量行減定出賣

收錢椿充糴本官司支遣並許以錢鈔中半兼行民間

輸錢入官準此公私通用鈔自均平上下為利鈔價既

平錢乃流轉此蓋交子之法特名目不同陝西習知鹽

鈔賣錢人自樂行無復疑惑決可經行不能破壞救弊
之術莫良于此伏望聖慈少賜省察試以臣言委本路
使者講究推行利害明白可立見成效詔送相度措置

錢鈔所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是月淮南路提點刑獄使陳次升為監察御史長編卷

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次升衝替原注元豐八年六月為

監察御史復為院案論集載次升行實云元祐元年

九月文正公去位諸賢已刑獄紹聖二年十月再除

監察御史淮南公去位諸賢已刑獄紹聖二年十月再除

有政事然特立每朝廷舊善類相繼引去公獨處羣小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河南府地

十一月震案宋史本紀辛卯日五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

州官吏言官員在任或赴任移替在路未到而身亡者

月五日已有此指揮案原文已佚

戊戌崔公度新除祕書少監力辭知宣州長編卷四百

八年五月辛亥公度知潤州原注紹聖二年十一月六

日乃以新除祕書少監又力辭得知宣州

庚子三省言國子司業龔原奏請乞檢詳前奏下贈太

傅王安石家取所進字說副本下國子監校定雕印以

便學者傳習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

乙卯同管勾陝西路銀銅坑冶鑄錢許天啟許前去檢

踏京西川路銅苗長編卷四百九十紹聖四年八月辛

天啟銅苗興發如在京西川路許前去檢

戊午呂惠卿入對甚久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

語既久上極有倦色既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語

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二年十月再除

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事畢因言惠卿今日見蔡卞
卞云惠卿言須先朝應副乃可為布與忠彥皆曰邊帥
奏請如可行無不應副之若不可行何可應副上曰惠
卿極凶橫不獨惠卿如此升卿之徒皆然布曰臣與之
不足不敢言然其兄弟實有凶德陛下睿明洞見實天
下之福惠卿留幾月乃辭去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辛酉禫祭宣仁聖烈太皇太后長編卷四百八十六
言議皇子就傳建儲事原注二年八月十一日宣仁
喪除又卷四百九十一注二年十一月三日宣仁喪除
問及甫與恕書原注二年十一月三日宣仁喪除
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取治
張士良獄原注云宣仁禫祭在二年十一月三日宣仁
宣仁崩在元祐八年九月至是為二十五月故禫祭除
喪

是月監察御史陳次升為殿中侍御史長編卷四百八十八

四月甲子原注按次升為殿院在紹聖二年十一月又
卷四百九十一紹聖二年十一月又
原注云紹聖二年十一月又
年五月戊辰次升衝替原注云次升自察院遷殿院乃
紹聖二年十一月又
史元祐元年九月以監察御史出為淮南憲紹聖二年
十月後復為察院自察院為殿院案後注省去十一月
三字殿中侍御史勸上行實云二年再為監察御史閣
威福之柄反覆數百言收右正言劉拯奏先帝疾王
珪持二心臣僚嘗具彈奏蔡確等定策受顧命輔翼陛
下已而權臣擅政確等相繼被逐又恐他日復用為己
禍于是因事誣毀擠之廢死之地而後移定策之功於
王珪珪之薨也賜宅贈官錫予特厚而確死投竄之地
雖蒙昭雪贈復官爵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繼世雖有
定禮神器輕重亦繫一時功罪不明孰大于此今忠者
被禍而為奸者受賞何以教天下示後世伏望究珪之

罪錄確之功優加恩典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

百五十一元豐八年三月甲午執政詣東門入問候原注

云云師諡忠懷宋史本紀丙辰日編年資治通鑑蔡確追贈

劉拯之請也陳經通鑑云論定策功也拯初請在元年

至六月又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安燾罷出知河南府燾

未日據編年備要云門下侍郎意燾必助己而燾浸

與相駁議惇相好及為之門所仗使有絕燾者無所不至

多相駁議惇相好及為之門所仗使有絕燾者無所不至

祠明堂齋于太廟燾為儀諫劉美絕燾者無所不至

者燾具彈劾已而常安民以言為職雖過人侍祠語尤許上

怒欲逐之燾言安民相表裏燾今安民狂妄遂求去位

因是救上之燾言安民相表裏燾今安民狂妄遂求去位

燾力救上之燾言安民相表裏燾今安民狂妄遂求去位

上從之燾言安民相表裏燾今安民狂妄遂求去位

為郎時章惇又解其意略見安民相表裏燾今安民狂妄遂求去位

十二月考是錢大昕朔閏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

王岩叟等先詆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

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寮章疏及申請文

字密院亦合編類上以為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

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上從之

書沈銖赴樞密院編類銖以為然故銖亦不願且元祐中

會布曰此事外議多不以為然故銖亦不願且元祐中

妄論者非一人此令一行則人不安豈有朝廷行一令而

使天可也其人不自安之理然業已行則止于兩府侍從

臺諫難強遂令考功郎余中代之

言銖恐難強遂令考功郎余中代之

是月知青州邢恕為刑部侍郎長編卷四百九十九紹聖

甫與恕書又卷四百九十九紹聖

刑人為治張士良獄原注恕以紹聖二年三月自青州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詔察御史免言事庫臺諫

母限資案宋史本紀復置監察御史三員分領六察

不人編年備要云元豐末減察官中丞黃履各舉御史

史兼領而察官亦許言事又詔奉臺諫官母限資序

領六察不許言事又詔奉臺諫官母限資序

震編年備要云自夏涉秋方止
震南府地是歲蘇州自夏迄秋地
震又蘇州地地震案宋史本紀云是歲蘇州地震夏秋地
震桂陽監不繫月日五行志云二年十月十一月河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二

仁和張大昌輯注



